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禮記纂言卷十四下

詳校官通政使臣夢吉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學正臣翁樹棠

謄録監生臣陳紹貴

禮記纂言卷十四下

元 吴澄 撰

檀弓

衛獻公出奔反於衛及郊將班邑於從者而後入柳莊曰如皆守社稷則孰執羈靮而從如皆從則孰守社稷君反其國而有私也毋乃不可乎弗果班從才用切靮音的

鄭氏曰獻公以魯襄十四年出奔齊二十六年復歸於衛欲賞從者以懼居者柳莊言從守若一有私則生怨靮紲也孔氏曰左傳云獻公反國使人責太叔儀故鄭言懼居者長樂陳氏曰晉文公之賞從亡而

辭見守藏者楚昭王之賞從亡而及於屠羊說衛獻公之厚從亡而及郊將班邑皆徇於私而不知公啟於近而不知遠也蓋居者守君之社稷行者執君之羈絏勞逸雖殊而功則一其可厚此而薄彼哉此柳莊所以諫獻公也臧武仲曰衛君之奔有太叔儀以守有母弟鱄以出或撫其內或營其外其無歸乎是內外之功一也方氏曰羈以絡馬靮以鞚馬以其從君而奔故以執羈靮言之澄曰此一節非言喪禮當在附記雜事雜辭章內以其為下文獻公往襚起義故依舊本連下一節而不易其次

○衛有太史曰柳莊寢疾公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公再拜稽首請於尸曰有臣柳莊也者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也聞之死請往不釋服而往遂以襚之與之邑裘

氏與縣潘氏書而納諸棺曰世世萬子孫毋變也革音棘

鄭氏曰革急也請於尸急弔賢者也旣祭服以襚臣親賢也以此襚之者以其不用襲也凡襚以斂裘縣潘邑名所以厚賢也孔氏曰柳莊爲衛太史寢疾其家以告公報之曰若疾急雖當我祭必須告也其後柳莊果當公祭之時卒而來告公祭事雖了與尸爲禮未畢故再拜稽首請於尸而往弔也按禮君入廟門全爲臣得言寡人者記禮者之言也澄曰獻公不得爲衛之賢君何能親賢厚賢如鄭注所云哉柳莊唯有疏班邑於從者一事可取爾它無事實不見其賢否何如其果可與吳季札所善蘧瑗史鰌公子荆之諸賢爲儔乎觀獻公與公孫壽餘邑六十豈可謂厚賢也私意而已矣然則柳莊之爲獻公所親厚安知其非以從亡之私愛而然歟

公叔文子卒其子戍請謚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君曰昔者衞國凶饑夫子為粥與國之餓者是不亦惠乎昔者衞國有難夫子以其死衞寡人不亦貞乎夫子聽衞國之政修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衞國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故謂夫子貞惠文子難乃旦切

孔氏曰衞獻公生戍子當當生文子拔生存之日君呼其名今既死將葬故請為之作謚易代其名按謚法愛民好與曰惠外内用情曰貞道德博聞曰文鄭氏曰謚者行之迹有時猶言有數也大夫士三月而葬君靈公也衞國有難謂魯昭公二十年盜殺衞侯之兄縶也時齊豹作亂公如死鳥班制謂尊卑之差

後不言貞惠者文足以蕪之方氏曰班制古所有文子特修其壞爾班言上下之次制言多少之節班制修故可與四鄰交社稷所以不辱廬陵胡氏曰春秋書歸衆識人臣私惠作福文子不佐其君振窮而私為粥不可也死衛君於經傳不見攄史鰌勸文子執臣禮則文子嘗不臣矣文子欲葬瑕丘恐不能修班制

○仲遂卒於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仲尼曰非禮也卿卒不繹 去起呂切

鄭氏曰春秋經在宣八年仲遂魯莊公之子東門襄仲先日辛巳有事于太廟而仲遂卒明日而繹非也萬干舞也籥籥舞也傳曰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孔氏曰干舞武舞也籥舞文舞也鄭引公羊傳曰廢

者廢置也謂置留之而不去也去籥舞以有聲故留萬舞以無聲故澄曰注疏依公羊傳以萬為干舞武舞以籥為籥舞文舞按詩言公庭萬舞而下云左手執籥是萬舞亦用籥也葢萬者武舞文舞之總名武舞用干文舞用籥萬入去籥者言文武二舞皆入就萬舞中去其文舞吹籥之有聲者但存其武舞執干之無聲者爾方氏曰卿卒不繹猶者可以已之辭長樂陳氏曰春秋之法當祭而卿卒則祭之日不用樂祭之明日不可以繹故叔弓之卒昭公去樂卒事君子以為禮仲遂之卒宣公猶繹而萬入去籥君子以為非禮也

○知悼子卒未葬平公飲酒師曠李調侍鼓鐘杜蕢自外來聞鐘聲曰安在曰在寢杜蕢入寢歷階而升酌曰

曠飲斯又酌曰調飲斯又酌堂上北面坐飲之降趨而出平公呼而進之曰蕢曩者爾心或開予是以不與爾言爾飲曠何也曰子卯不樂知悼子在堂斯其為子卯也大矣曠也太師也不以詔是以飲之也爾飲調何也曰調也君之褻臣也為一飲一食忘君之疾是以飲之也爾飲何也曰蕢也宰夫也非刀匕是共又敢與知防是以飲之也平公曰寡人亦有過焉酌而飲寡人杜蕢洗而揚觶公謂侍者曰如我死則必無廢斯爵也至于

今既畢獻斯揚觶謂之杜舉知音志蕢苦怪切膳飲於鴆切下飲斯飲曠飲調飲寡人皆同不樂如字大師音太為一云僞切共音供敢與音預觶之豉切

鄭氏曰悼子晉大夫荀盈魯昭九年卒平公晉侯彪也飲酒與羣臣燕侍與君飲也曰安在怪之也在寢謂燕於寢杜蕢三酌皆罰曩鄉也謂始來入時開謂諫爭有所發起紂以甲子死桀以乙卯亡王者謂之疾日不舉樂為吉事所以自戒懼雜記曰君於卿大夫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是大臣喪重於疾日大師典奏樂詔告也褻嬖也為一飲一食言調貪飲食忘君之疾言近臣當規君疾憂也防禁放溢也平公聞義則服揚舉也揚觶舉爵於君禮揚作騰毋廢斯爵欲後世以為戒畢獻獻賓與君也此爵遂因杜蕢為名謂之杜舉杜蕢或作屠蒯孔氏曰君有大臣之喪不得有作樂飲酒之事鼓猶奏也謂奏鐘樂平

公呼蕢而進之曰汝鄙者酌三酌是汝之心或開發於予予望汝有諫是以不與汝言蕢言悼子之喪在堂此其比子卯之忌為大諱是嬖褻之臣當規君過唯欲燕會貪求一飲一食忘君違禮之疾而不諫非刀匕是共非猶不也蕢是宰夫不以共刀匕是職乃敢侵官又與知防諫之事是以皆飲罪公曰寡人亦有過酌而飲寡人杜蕢即洗而舉爵於君當時此事在燕禮之初唯獻賓與君得杜蕢之言燕事即止公謂侍者云我死之後必無廢此爵恒留之為鑒戒故至今燕禮獻賓獻君既畢之後於此揚觶謂之杜舉表明此爵實杜蒯所舉也左傳杜蕢作屠蒯杜屠蕢蒯聲相近也左傳文與此小異亦所聞不同或互相足也澄曰與知防言與知防閑非禮之事長樂陳氏曰先王制為喪臣之禮與服則衰絰於膳則不舉於樂則弛縣與斂往弔莫不盡禮悼子未葬平公飲酒鼓鐘可乎此杜蕢所以譏也非杜蕢不能政平公之

過於羣臣不言之際非平公不能彰杜蕢之善於後世矣

右記君為大夫喪之事凡五節

陽門之介夫死司城子罕入而哭之哀晉人之覘宋者反報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民悅殆不可伐也孔子聞之曰善哉覘國乎詩云凡民有喪扶服救之雖微晉而已天下其孰能當之說音曰扶服音匍匐

鄭氏曰陽門宋國門名介夫甲衛士宋以武公諱司空為司城子罕戴公子樂甫術之後樂喜也覘窺視也孔子善覘國者之知微救猶助也微猶非也孔氏曰介夫匹庶之人子罕國之卿相以貴哭賤感動民

心皆喜悦若有人伐民必致死故云殆不可伐殆近也疑辭引詩斷章凡民民有喪陽門介夫死是也扶服而救助之子罕哭之哀是也言雖非晉天下更有強於晉者誰能當之而已助語也澄曰晉人之覘宋者以為不可伐雖非晉人其誰以為可伐乎故曰天下其孰能當之言誰敢與之敵也孔子嘗云仁不可為眾子罕爲亦一事之仁歟石林葉氏曰介夫至賤子罕一哭之哀而晉國覘之不敢伐孔子以為天下莫能當故治國者不敢侮鰥寡而況於士民乎長樂陳氏曰吳起吮一人之疽而鄰敵莫抗段熲裹一人之瘡而西羌賴平然則司城子罕哭一介夫而民悅豈可伺隙抵巇而伐之哉仲尼在衛趙鞅折謀于木處魏秦人罷兵謝安在晉王猛知其不可伐季梁在隋楚子之兵不敢加則子罕在宋而天下莫能當信矣山陰陸氏曰

匍匐手行也

哀公使人弔蕢尚遇諸道辟於路畫宮而受弔焉曾子曰蕢尚不如杞梁之妻之知禮也齊莊公襲莒于奪杞梁死焉其妻迎其柩於路而哭之哀莊公使人弔之對曰君之臣不免於罪則將肆諸市朝而妻妾執君之臣免於罪則有先人之敝廬在君無所辱命蕢苦怪切辟於婢亦切畫音獲奪徒外切市朝直遥切

鄭氏曰哀公魯君畫宮畫地為宮象行弔禮於野非魯襄二十二年齊侯襲莒杞植華還載甲夜入且于之隧梁即植也隧奪聲相近或為兑肆陳尸也大夫以上於朝士於市執拘也無所辱命辭不受也春秋

傳曰齊侯弔諸其室證曰辟於路謂開辟道路而畫為宮也蕢尚必是其父死於兵間故哀公使人弔而遇諸道於齊莊公使人弔杞梁之妻同君不待其喪至家而急弔之者哀其為國事而死也故曾子但責蕢尚不能如杞梁妻之不受弔而不責哀公之不當弔於野方氏乃以弔人於道路為從簡便是責弔者之非而不責受弔者之非也與曾子之意異矣市朝皆曠地露天杞梁妻言有罪而誅者乃陳其尸於曠地露天之處若非有罪則不當於曠地露天之野而弔之也孔氏曰鄭注謂陳尸於朝於市者諸侯之大夫士也天子之臣則有爵者皆適甸師氏不在朝天子之士宜在朝同諸侯之大夫

○戰于郎公叔禺人遇負杖入保者息曰使之雖病也任之雖重也君子不能為謀也士弗能死也不可我則

既言矣與其鄰重汪踦往皆死焉魯人欲勿殤重汪踦問於仲尼仲尼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雖欲勿殤也不亦可乎偶音遇為謀云偽切 重音童踦魚綺切

鄭氏曰郎魯近邑哀十一年齊國書帥師伐我是也公叔禺人昭公之子春秋傳曰務人遇見也保縣邑小城見走辟齊師將入保罷倦加其杖頸上兩手掖之休息者使之病謂時徭役任之重謂時賦稅君子謂卿大夫魯政既惡復無謀臣士又不能死難禺人恥之欲敵齊師鄰鄰里也重皆當作童童未冠者之稱姓汪名踦皆奔敵死齊寇言魯人者死君事國為斂葬見其死君事有士行欲以成人之喪治之孔氏曰按桓十年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哀十一年齊國書帥師伐我春秋直云戰於郊此以為戰于郎者

郎是郊頭近邑也昭公子公為郎務人是作禺人者禺務聲相近聲轉字異也禺人見國人走避齊師而言上以徭役使人雖疲困以賦稅責任人雖煩重若能竭心盡力憂恤在下猶可無負愧今卿大夫不能為謀士又不能致死自全其身不愛民庶於理不可也既嫌它不死欲自為致死云我已言之矣乃踐其言與鄰之童子汪踦往赴齊師而死焉汪踦非是家無親屬但哀其死難魯國衆人為斂葬依禮童子為殤魯人見其致死於敵欲無殤之而喪以成人意以為疑問於仲尼仲尼謂其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為不殤也

○魯莊公及宋人戰于乘丘縣賁父御卜國為右馬驚敗績公隊佐車授綏公曰末之卜也縣賁父曰它日不

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圉人俗馬有流矢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遂誄之士之有誄自此始也乘去聲縣音玄賁音奔隊直類切綏息佳切

鄭氏曰戰乘丘在魯莊公八年夏縣卜皆氏也右謂車右勇力者為之馬驚奔失列戎車之貳曰佐授綏乘公也末之猶言微哉言卜國無勇也縣賁父言公它日戰其御馬未嘗驚奔二人遂赴敵而死圉人養馬者白肉股裡肉也公言流矢中馬非御與右之罪遂誄其赴敵之功士有誄自此始記禮失所由來也

澄曰誄者述其功行以哀之之辭如後世祭文之類非謚也鄭注每解誄為謚非也長樂陳氏曰馬驚在御不在右莊公末卜不末縣記稱縣死而不言卜死何邪莊公之末卜責其輕者以見其重者也記稱縣

死即其責之所不及者以見其責之所及者也春秋書敗宋師於乘丘敗在宋不在莊公於記則敗在莊公不在宋蓋莊公敗於二人未死之前宋人敗於二人既死之後春秋書其戰故詳其終記人記其誄姑述其始而已東萊呂氏曰釋文作馬驚敗而無績字按乘丘戰魯勝無敗績之事當時止是馬驚敗爾不預軍之勝負也

○邾婁復之以矢蓋自戰於升陘始也魯婦人之髽而弔也自敗於臺鮐始也陘音形臺駘上音胡下音臺

鄭氏曰戰于升陘魯僖公二十二年秋也時邾師雖勝死傷亦甚無衣可以招魂也敗於臺鮐魯襄公四年秋也臺當為壺字之誤也春秋傳作狐鮐時家家有喪髽而相弔去纚而紒曰髽禮婦人弔服大夫之

妻錫衰士之妻則疑衰與皆吉笄無首素總孔氏曰復之以矢者時邾人志在勝敵矢者心之所好故用所好招魂冀其復反然唯死者招魂鄭箴言傷者因兵而死身首斷絶不生應無復法若身首不殊因傷致死復有可生之理則用矢招魂也按士喪禮緇廣終幅長六尺所以韜髮凶事去之但露紒而已方氏曰矢以施於射非以施於復復則各以其衣而已髽以施於喪非以施於弔弔則各以其衰而已升陞之野戰以無衣可用故復之以矢然邾婁因之而弗改則非矣臺鮐之敗以家各有喪故髽而弔然魯婦人因之而弗改則非矣廣安游氏曰先王之世雖用兵臨軍之際未有不用禮者也唯其以禮相與則兩軍交戰殺人要有所止故死者之家喪弔之禮猶得行於其間升陞以前未嘗無戰死者得復以衣而不以矢臺鮐以前未嘗無戰死而相弔者得弔以衰而不以髽復以矢弔以髽則升陞臺鮐必是殺人之甚自

是而遂以為常則再失之矣

右記士庶國殤喪之事凡五節

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且曰寡人聞之亡國恒於斯得國恒於斯雖吾子儼然在憂服之中喪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孺子其圖之以告舅犯舅犯曰孺子其辭焉喪人無寶仁親以為寶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為利而天下其孰能説之孺子其辭焉公子重耳對客曰君惠弔亡臣重耳身喪父死不得與於哭泣

之哀以為君憂父死之謂何或敢有它志以辱君義稽顙而不拜哭而起起而不私子顯以致命於穆公穆公曰仁夫公子重耳夫稽顙而不拜則未為後也故不成拜哭而起則愛父也起而不私則遠利也重平聲喪亦喪人身喪並去聲說音曰與音預夫音扶遠云絹切

鄭氏曰獻公殺其世子申生重耳辟難出奔是時在翟就弔之於斯言在喪代之際喪謂亡失位勸其反國意欲納之孺稚也舅犯重耳之舅狐偃字子犯又因以為利謂欲反國求為後是利父死它志謂利心子顯使者公子縶也顯當作韅孔氏曰重耳受弔禮畢使者方致穆公之命故言且曰言非特弔兼有餘

事穆公之命言寡人聞前古以來失亡其國及得其國恒在此喪禍交代之時此際是得國失國之機求之則得不求則失雖吾子儼然在喪服憂戚之中然身喪在外亦不可久得國之時亦不可失欲使重耳從其言而圖反國故云孺子其圖之舅犯言父死之凶禍是謂何事豈得又因此以為己利欲求反國重耳用舅犯之言出而對客言君惠弔亡臣重耳是叙其弔意也言身喪父死不得在國與於哭泣之哀以為君之憂謝其欲納己之意也乃言父死是謂何事豈敢悲哀之外別有它志以辱君之義乎義謂勸反國義者宜也以反國為宜故云義穆公勸重耳反國重耳為後則當拜今不受其勸故不拜所以稽顙者自為父喪哀號也凡喪禮先稽顙而後拜乃成今直稽顙而不拜故云不成拜也聞父死覩其反國之言哀慟而起故云愛父也既哭而起不私與使者言是無心反國故云遠利也按國語䋣弔公子夷吾於梁

如弔重耳之命夷吾見使者再拜稽首起而不哭退而私於公子縶云云穆公之美重耳皆為形夷吾而言澄曰晉獻公之子見於春秋經傳者五人太子申生其次重耳其次夷吾獻公嬖驪姬生奚齊其娣生卓欲立奚齊故殺申生而逐重耳夷吾獻公卒奚齊立申生之傅里克殺之卓立又弒之時晉國無君里克使人召重耳于狄舅犯令重耳辭之呂甥亦使人召夷吾於梁冀芮令夷吾諾之呂甥乃請君于秦於是穆公遣公子縶使狄弔重耳又使梁弔夷吾俱勸其反國重耳竟從舅犯之謀而辭夷吾則私於使者許賂秦而求入穆公遂納夷吾立為惠公立十五年卒穆公乃納重耳立為文公此時晉國有欲立重耳者有欲立夷吾者其黨各分重耳若入應須殺夷吾利父之死又殺弟以爭而得國事悖名惡故舅犯令重耳辭穆公之命又其時齊桓猶在縱反國不過君晉比至十五年之後則夷吾自死晉國不治人人思

得重耳為君又其時齊桓已卒宋襄圖霸不成楚人馮陵中夏有可以霸之機故重耳一歸國之後即能繼齊而霸諸侯不但君一國而已霸者必假仁義舅犯言喪亡之人它無可以得人之貴重唯能愛親而為孝子則人貴重之仁親謂愛親也實謂人所貴重也若幸父之死而利己之為君是不孝也天下其誰喜之説謂喜也此皆霸者之假仁而舅犯教重耳行之故子顯歸秦復命而穆公歎重耳之仁稱其愛父稱其遠利是其假仁足以得穆公之貴重矣此其所以終能成霸歟其功皆舅犯之謀也

○石駘仲卒無適子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為後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石祁子兆衛人以

龜為有知也駘大來切適音的

鄭氏曰駘仲衛大夫石碏之族六人莫適立故卜為後者沐浴佩玉則兆言齊潔則得吉兆也石祁子不沐浴佩玉心正且知禮也孔氏曰沐浴佩玉則得吉兆其實卜之人謂之也居親之喪必衰絰憔悴安有沐浴佩玉者乎言不可長樂陳氏曰五人者有意於得而不兆祁子無意於得而兆蓋溺利忘禮者人謀所不與而鬼謀之所違也專禮不謀利者人謀所與而鬼謀之所從也方氏曰曲禮云居喪之禮頭有創則沐身有瘍則浴非有創瘍固不可以沐浴矣玉藻云凡帶必有佩玉唯喪否非去喪固不可以佩玉矣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是忘孝忘禮也唯石祁子不為之龜之獨兆於祁子為有知也

○孟獻子之喪司徒旅歸四布夫子曰可也

鄭氏曰獻子魯大夫仲孫蔑旅下士也司徒使下士歸四方之賻布時人皆貪夫子善其廉孔氏曰四方賻泉布本助喪用今既有餘故歸還之黄氏謂獻子有餘布歸之於君君令國之司徒歸於四方熊氏則以司徒為獻子家臣左傳叔孫氏之司馬鬷戾是家臣亦有司徒司馬也澄曰侯國三卿魯之季孫上卿司徒也其下二大夫一如王朝之小宰一如王朝之小司徒叔孫亞卿司馬也其下一大夫如王朝之小司馬左傳所謂叔孫氏之司馬鬷戾是也仲孫下卿司空也其下二大夫一如王朝之小司寇一如王朝之小司空夫子仕魯為司空司寇即仲孫氏之司空司寇也家臣之賤應無稱司徒司馬者熊氏説非皇氏謂歸之君而君使司徒歸之者亦非但如鄭注是矣按周官諸大夫之喪宰夫使其旅帥有司而治之宰夫者冢宰之下大夫也季孫魯國上卿實兼冢宰之職司徒乃季孫氏之下大夫故其旅得為孟獻子

之家治喪也山陰陸氏曰言可而已則非夫子所善馬氏曰司徒旅歸四布蓋以為愈夫家於喪者可也以為善於禮則末矣長樂陳氏曰知死者贈知生者賻贈賻之餘不可利於己亦不可歸於人利於己則啓天下家喪之心歸於人則絶天下恤喪之禮與其利於己寧歸於人與其歸於人寧班諸兄弟之貧者孟獻子之喪司徒旅歸四布孔子可之以其賢予利於己者而已不若班諸貧者為盡善

子柳之母死子碩請具子柳曰何以哉子碩曰請粥庶弟之母子柳曰如之何其粥人之母以葬其母也不可既葬子碩欲以賻布之餘具祭器子柳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家於喪請班諸兄弟之貧者粥音育

鄭氏曰子柳魯叔仲皮之子子碩兄也具喪之器用何以哉言賦其財粥庶弟之母粥謂嫁之也妾賤取之曰買子柳不可忠恕也賻布古者以錢為泉布所以通布貨財君子不家於喪惡因死者以為利也班諸貧者以分死者所矜也祿多則與鄰里鄉黨方氏曰不家於喪恥因喪之利而起家也

右記喪不圖利之事凡四節

子思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

此言孝子慎終之禮三日而殯三月而葬據士禮言附於身謂衣衾之屬各納棺中以殯者附於棺謂器

具之屬合納壙中以葬者誠謂心實慊滿信謂物實於周緻之猶至也有悔謂有遺憾也言辦殯葬之物於三日三月之內須實是慊滿實是周緻毋至它日悔其有不慊滿不周緻者也蓋既殯既葬則雖欲增加換易而不可得矣所以當慎也鄭氏曰三日三月言日月欲盡心修備也孔氏曰棺中物少三日之期量度棺外物多三月之賒思忖見宜慎也

喪三年以為極亡則弗之忘矣故君子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朝之患故忌日不樂極字句絕樂音洛

此言孝子追遠之情極謂至極之期限制止此也亡猶無也謂親死已久而無形聲影響之存者也憂亦哀也猶輕於哀患禍也謂隕滅其身之禍忌日親之死日不樂有哀心也父母之恩至隆也然喪之當有

限制故不過三年而止喪之限制止於三年親身雖已不存而孝子思親之情則無時而忘之故有終身之憂憂雖終身不解然不可時時毀戚而致有一旦殞滅其身之禍故所謂終身之憂者唯每歲於親之死日則哀慕如初死之時餘日則以禮節情而不常哀也方氏曰死者之形雖已亡而生者之心未嘗忘之孔氏曰親喪已經三年而孝子有終身之痛曾不暫忘於心也雖終身念親而不得有一朝滅性之悲故唯忌日不樂恐其常毀也

○后木曰喪吾聞諸縣子曰夫喪不可不深長思也買棺外內易我死則亦然縣音玄夫音扶易以豉切

鄭氏曰后木魯孝公子惠伯鞏之後孔氏曰按世本孝公生惠伯革其後為厚氏厚此云后革鄭云鞏其

字巽爾后木閒居喪之禮於縣子云孝子居喪不可不深長思慮故買棺之時當外內斲削令精好后木既述縣子之言以語其子又云在後我身若死亦當如是此孝子所為之事非父母豫所囑託記識后木也澄曰深長思猶言為久遠計謂不可苟切忽略也易如易其田疇之易治也治即斲削方氏曰附於身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所以不可不深長思也買棺外內易亦其一事爾

○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之有亡子游曰有無惡乎齊夫子曰有毋過禮苟亡矣斂手足形還葬縣棺而封人豈有非之者哉稱尺證切惡音烏齊才細切亡與無同斂去聲還音旋縣音玄封音窆

鄭氏曰惡乎齊問豐省之比也形體也還之言便也已斂即葬不待三月縣棺不設碑繂不備禮也封當

為窆窆下棺也人豈有非之不責人所不能也孔氏曰稱猶隨也言各隨其家計豐薄有無也有富家也設若家富禮有限節不得過禮亡貧家也家既無財但衣衾歛手足形體不令露見而已歛竟便葬不須停殯待月數貴者用碑繂下棺貧而即葬者但手縣棺而下之同於庶人也方氏曰齊言其多少之齊也澄曰齊猶齊和藥物之齊謂品量其或多或少各不同也有者毋得過禮亡者還葬縣窆此所以齊其有無也

○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為養死無以為禮也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為孝歛手足形還葬而無椁稱其財斯之謂禮養羊尚切

孔氏曰以菽為粥啜之飲以水而已更無餘物使親盡其歡樂此之謂孝但以衣棺斂其手足形體速葬而無椁稱其家所有之財以送終此之謂禮澄曰菽者諸種大小豆之總名豆有實在莢中者黄豆黑豆之類是也亦有實在角中者赤豆菉豆之類是也孔疏謂以豆為粥非也澄嘗食於北方至貧者之家不惟無飯亦無粥但以豆煮湯每人所食約豆一掌所掬雜以米一二十粒煮湯一盂攪起啜之而以療饑始悟古之所謂啜菽者葢如此無蔬菜可羮但煮熟白水飲之故啜菽飲水為至貧者之家然能使親之心志常極盡其歡樂而無憂愁故亦可謂之孝斂無多衣僅可掩其形體使不露見葬不俟日期又無外椁然非家有其財而固為是儉也隨其家財僅能若此而已故亦可謂之禮

○子路曰吾聞諸夫子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

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

鄭氏曰喪主哀祭主敬孔氏曰喪禮有餘謂明器衣衾之屬多也祭禮有餘謂俎豆牲牢之屬多也澄曰哀敬言其心禮之本也禮言其物禮之文也禮有本有文本固為重然謂之與其謂之不若此矯世救弊之辭爾蓋本與文兩相稱者為盡善也

○曾子謂子思曰伋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子思曰先王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而及之故君子之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

三日杖而後能起 跂丘豉切

鄭氏曰曾子言已執喪疾時人之不然子思為曾子難繼以禮抑之孔氏曰居親之喪水漿不入口三日尚以杖扶病而后能起若曾子之七日後難繼也長樂陳氏曰先王制為喪親之禮其服衰止於三年其哭泣止於三月其水漿不入口止於三日蓋三日可以怠而食三月可以解而沐三年可以祥而除使過之者俯而就不及者跂而及若以親之恩為罔極吾之情為無窮徇其無窮之情而不節之以禮則在己不可傳在人不可繼是賊天下之人而禍於孝也此曾子所以不為子思取也樂正子春之母死五日不食既而悔之況七日乎

○樂正子春之母死五日而不食曰吾悔之自吾母而

不得吾情吾惡乎用吾情 惡音烏

鄭氏曰子春勉強過禮孔氏曰禮不食三日子春悔不以實情勉強至五日言自吾母死而不得吾之實情更於何處用吾之實情乎山陰陸氏曰曾子水漿不入口七日而不以為悔非勉強故也澄曰曾子質厚子春力學質厚故哀甚而自七日不食不待勉強力學故欲如曾子之七日但至五日已是勉強故悔不若依聖人中制三日不食者為禮之正而出於實情也人所能堪而非勉強者為實情人所不能堪而勉強為之者非實情也延平黃氏曰禮制雖云三日而曾參喪親不食七日子春心慕師道執親之喪五日而後食既而告人曰吾悔之自是吾母之喪不能及於七日是不得盡吾哀痛之情以報罔極之恩更於何處盡用吾哀痛之情歟悔不及七日也澄按黃氏之言新巧而有病孝子之哀痛不食本諸天性之

自然豈是欲以此哀痛不食而報罔極之恩乎

弁人有其母死而孺子泣者孔子曰哀則哀矣而難為繼也夫禮為可傳也為可繼也故哭踊有節夫音扶

鄭氏曰孺子泣言聲無節哀則哀矣謂誠哀也難繼謂失禮中孔氏曰聖人制禮使人可傳可繼故制為哭踊之節以中為度耳豈可過甚使後人不可傳繼乎雜記曾申問哭父母有常聲乎曾子曰中路嬰兒失其母何常聲之有曾子所言是始死之時悲哀志懣未可為節此之所言在襲斂之後可以禮制故哭踊有節也方氏曰傳謂由已以傳於後繼謂使有繼於前弁人喪母泣若孺子雖為盡哀然失哭踊之節而難為繼矣

○有子與子游立見孺子慕者有子謂子游曰予壹不知夫喪之踊也予欲去之久矣情在於斯其是也夫子游曰禮有微情者有以故興物者有直情而徑行者戎狄之道也禮道則不然去上聲

孔氏曰有子言久欲去此喪禮之踊節但如小兒之號慕足矣孝子之情在於此其是也何須為哭踊之節乎鄭氏曰喪之踊猶孺子之號慕微情謂節哭踊故興物謂衰絰之制直情徑行謂哭踊無節衣服無制也禮道與戎狄異澄曰有子見有喪之人號慕其親如孺子者孺子慕與前之孺子泣同為親真而無節文也有子蓋以此人之哀慕如孺子孝子之哀哭而踊跳皆其哀情之真如其情可也禮家乃於哭踊

之時謂之算節以分其哀情子獨不曉解此意壹猶云獨也知謂曉解喪之踊謂喪禮之踊節有子質厚而禮學疏子游精於禮學故詳言聖人制禮之意以告之也微猶殺也故猶事故之故謂有形跡可見也興起也物謂所行之事賢者常過於禮則為之限節以減殺其哀親之情不肖者常不及於禮則示之形跡以興起其哀親之事直者伸而竟遂之謂徑亦直而捷易之謂過而不為之限節以減殺之俾直伸其情則或甚哀而至毀滅不及而不示之形跡以興起之俾徑捷而行則或全不哀而反歡嬉此乃戎狄之道也聖人制禮之道則不如此

人喜則斯陶陶斯咏咏斯猶猶斯舞慍斯戚戚斯歎歎斯辟辟斯踊矣品節斯斯之謂禮咏與詠同猶讀為搖舊本猶斯舞之下有

舞斯愠三字疏云一本無之後人所加耳今删去辟匹亦切

此承上文微情而廣言之辟斯踴矣以上八句言人心所發之情有如此者品節斯以下二句言以禮制其情也喜者中心所發陽舒之情陶猶以火燒土煖氣薰蒸陶陶然和悦之色陽舒之氣發而見於面者也咏謂歌咏之聲陽舒之氣發而出於口者也猶當作摇謂手之摇動陽舒之氣為樂而形於手容者也舞謂以足蹈地陽舒之氣為樂而形於足容者也凡言舞而兼言蹈則動手為舞舉足為蹈此言舞而先言摇則摇即手之舞舞即足之蹈也愠者中心所發陰慘之情戚謂戚戚然憂悴之色陰慘之氣發而見於面者也歎謂嗟嘆之聲陰慘之氣發而出於口者也辟謂以手拊胷陰慘之氣為哀而形於手容者也踊謂以足跳躍陰慘之氣為哀而形於足容者也喜之情由中而外達於色聲手足至舞則樂之極矣愠

之情由中而外達於色聲手足至踊則哀之極矣樂極而不節則流哀極而不節則毀故樂舞喪踊皆有其節也品者物之件數各分件數以節之如竹之有節者此之謂禮也上文之微情專指踊節節其過哀之情而言此又申言之而兼及舞節節其過樂之情者

人死斯惡之矣無能也斯倍之矣是故制絞衾設蔞翣為使人勿惡也始死脯醢之奠將行遣而行之既葬而食之未有見其饗之者也自上世以來未之有舍也為使人勿倍也惡烏路切絞戶交切蔞音柳為使云僞切下同遣牽之去聲食音嗣舍音捨

此承上文以故興物而廣言之斯倍之矣以上四句言人身所行之事有如此者是故置絞衾以下九句

言以禮制其事也人死謂其形不活動而凶穢也以其凶穢則視之異於生者惡之謂憚於親近不愛戀之也無能謂其神不主宰而無復能有知覺也以其無知覺則待之異於有能者倍之謂怠於追報不嚮慕之也絞以束斂尸之衣而衾包於絞之內以此飾尸使人不惡其穢也蔞即柳也柳披帷幌以華載柩之車而翣障於柳之旁以此飾柩使人不惡其凶也始死即有脯醢之奠未葬以前皆然將葬而有遣奠以遣行既葬而有虞祭以饋食雖未見其來饗然自上世以來未嘗廢舍此禮則使人不以其無知覺而遂倍之也上文之以故興物專指衰絰之故起其哀親之事而言此不再言之而汎及喪飾奠祭之故起其勿惡勿倍之事者

故子之所刺於禮者亦非禮之訾也訾在斯切與疵同

眚猶病也子游旣推廣微情之禮以故興物之禮而言之矣乃正有子之失謂子所刺譏於喪禮之踊節者亦不足以為禮之病也有子但刺踊節不及其它而子游必以微情興物並言者葢聖人以禮教中使過者俯就不及者企及若不以禮而損其情之過則亦將不能以禮而益其事之不及者矣賢者直其情不肖者徑而行是胥而為戎狄也

○孔子曰拜而后稽顙頽乎其順也稽顙而后拜頎乎其至也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頎音懇

孔氏曰緦麻以上不杖朞以下先拜而后稽顙杖朞以上斬衰以下先稽顙而后拜拜者主人孝子拜賓也稽顙者觸地無容也拜是為賓稽顙為已先賓後已頽然而順序也頎惻隱之至也為親痛深貌鄭氏

曰顙順也先拜賓順於事也此殷之喪拜頎至也先觸地無容哀之至此周之喪拜重者尚哀戚自期如殷可馬氏曰記曰三年之喪以喪拜非三年之喪以吉拜當周之哀人不知喪拜之儀故孔子及之鄭氏以此為殷周喪拜於經無見長樂陳氏曰拜而后稽顙先致敬也稽顙而后拜先致哀也禮廢滋久天下不知先稽顙之為重而或以輕為重是猶不知拜下之為禮拜上之為泰而或以泰為禮孔子救拜之弊則曰吾從其至者救泰之弊則曰吾從下澄曰周官九拜之目今約之為三一曰拜先跪兩膝著地次拱兩手到地乃俯其首不至於地其首懸空但與腰平荀子所謂平衡曰拜是也周官謂之空首尚書謂之拜首與凡經傳記單言拜字者皆謂此拜也此拜之正也故得專拜之名二曰頓首先兩膝着地次兩手到地乃俯其首下至于手此拜之加重者三曰稽首兩膝着地兩手到地乃俯其首下至於地在手之前

首下腰高如衡之頭低尾昂荀子所為下衡曰稽首是也此拜之最重者頓首亦首下腰高然頓首首但至手稽首首直至地比之頓首其首彌下故下衡二字特於稽首言之稽顙即是稽首以其為凶禮故易首為顙以別於吉禮云爾凡喪之再拜者先作空首一拜後作稽首一拜則曰拜而后稽顙九拜中此名吉拜輕喪之拜用此先作稽首一拜後作空首一拜則曰稽顙而後拜九拜中此名凶拜重喪之拜用此末世重喪之拜亦如輕喪故夫子正之曰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吾從二字與論語所言吾從下吾從周吾從先進意同

○顏丁善居喪始死皇皇焉如有求而弗得及殯望望焉如有從而弗及既葬慨焉如不及其反而息

鄭氏曰顔丁魯人從隨也慨慨貌方氏曰皇皇言心無所依望望言形有所跂其反而息言葬反而亡於是爲甚心與形俱息也息與詩言我心則休同義澄曰親之始死如有一物去失求索之而不能得故皇皇焉及其既殯如有一人前行已隨其後追逐之而不能及故望望焉既葬謂迎精而反在路之時其謂已葬之親如親已還反至家已尚追逐不及力已疲憊行不能前而暫焉休息言其悵怏不安之甚故曰慨焉或曰其反而息謂親已還反而休息也前章云始死充充如有窮既殯瞿瞿如有求而弗得既葬皇皇如有望而弗至與此語意互相足也

○孔子在衛有送葬者而夫子觀之曰善哉爲喪乎足以爲法矣小子識之子貢曰夫子何善爾也曰其往也

如慕其反也如疑子貢曰豈若速反而虞乎子曰小子識之我未之能行也識音志

送葬孝子送其親就葬也其謂孝子孝子之往也送親之形而往葬如生時父母出外兒隨後攀號不忍其去也孝子之反也迎親之神而反疑者不審神來與反疑其猶在葬所也鄭氏曰慕謂小兒隨父母啼呼疑者哀親之在彼如不欲還然速疾也夫子蓋謂哀戚本也祭祀末也孔氏曰疑則傍徨不進子貢意葬已竟神靈須安豈如速反虞祭安神乎但哀親在彼是痛切之本情反而安神是祭祀之末禮故夫子不許廬陵胡氏曰善哉善其哀慕山陰陸氏曰我未之能行也與女安則為之略相類而詞意差婉

高子皐之執親之喪也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君子以

為難見賢遍切

鄭氏曰子臯名柴泣血言泣無聲如血出難謂人不能然澄曰泣謂目有淚凡人號哭之時目有淚出子臯雖當不哭時默思其親目亦有淚如血之出經三年之久如此人大笑則齒本見微笑則齒見未嘗見齒言其未嘗微笑也三年二字上繫泣血下連未嘗見齒意貫上下言其三年之內常有哀情而無樂時也方氏曰於喪有曰居有曰為有曰執何也以身則曰居以事則曰為以禮則曰執其實一也

○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

鄭氏曰不成聲哀未忘也五日彈琴十日笙歌除由外也琴以手笙歌以氣長樂陳氏曰祥之日可鼓素琴君子所以與人同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君子所以與人異彈者禮也不成聲者仁也澄曰成者樂曲之

一終聲者曲調之聲也不成聲謂不終曲也祥後可以彈琴矣然猶有餘哀故彈之不終一曲而又廢也十日之後則不但彈琴終曲吹笙而歌亦終曲矣哀情之殺以漸也

○有子蓋既祥而絲屨組纓

鄭氏曰譏其早也禮既祥白屨無絇縞冠素紕孔氏曰蓋者疑辭記人傳聞未知審否絲屨者以絲為飾絇繶純之屬素紕當用素為纓未用組用組為纓乃禫後之服方氏曰以絲為屨之飾以組為冠之纓服之吉者也而有子服之於既祥失於早矣既祥之屨如之何曰徹絇既祥之纓如之何曰用素有子孔門高第而失禮若是疑或不然故曰蓋焉

○魯人有朝祥而莫歌者子路笑之夫子曰由爾責於

人終無已夫三年之喪亦已久矣夫子路出夫子曰又多乎哉踰月則其善也夫音扶

鄭氏曰子路笑其為樂速夫子為時如此人行三年喪者希抑子路以善彼又復也孔氏曰祥謂二十五月大祥歌哭不同日故仲由笑之夫子云喪不三年可責此人既滿三年爾尚責之是責於人無休已之時夫語助也三年之喪計其日月亦已久矣人皆廢此獨能行何為笑之時孔子抑子路善彼人恐學者致惑待子路出更以正理言之曰魯人可歌之時節豈有多日月哉但踰後月即善按喪服四制祥之日鼓素琴不譏彈琴而譏歌者琴以手手在外而遠箎歌以氣氣在內而近也長樂陳氏曰鼓琴不為非而歌為未善者琴自外作歌由內出也張子曰又多乎哉言不多也所去無幾踰月則盡善也山陰陸氏曰

言朝祥去踰月日時不多也

○孟獻子禫縣而不樂比御而不入夫子曰獻子加於人一等矣縣音玄比匹利切

縣設樂縣也不樂不作樂也鄭氏曰可以御婦人矣尚不復寢加踰也孔氏曰依禮禫祭暫縣省樂而不作至二十八月乃作樂依禮禫祭後吉祭始復寢當時人禫祭之後則恒作樂未吉祭而復寢惟孟獻子既禫暫縣省樂而不作可以御婦人而不入寢雖於禮是常而特異餘人故夫子善之云加於人一等不謂加於禮也

○子夏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不和彈之而不成

聲作而曰哀未忘也先王制禮而弗敢過也子張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見賢遍切予音與和如字

鄭氏曰見謂見於夫子作起也二者雖情異善其俱順禮方氏曰四制曰祥之日鼓素琴示民有終也蓋先王之制禮如此故二子之除喪孔子各與之琴也澄曰和之謂調弦樂由人心琴者樂事也子夏哀情未忘故調琴之絃而不能調久乃調也調絃畢彈之不終曲而起以為哀情未忘但禮當除喪不敢過其日月也子張哀情已忘故調琴之絃其絃即調調絃畢彈之終曲而后起以為哀情已忘但禮必三年而除喪不敢不免而至此日月也聖人之禮以中為度使過者俯而就不及者勉而至二子各能損益其情

而順於禮是以孔子皆善之商也不及恪信聖人故篤實近厚而其情有所過師也過好為苟難故高處近薄而其情有所不及孔氏曰此言子夏子張按家語及詩傳皆言子夏喪畢夫子與琴援琴而絃衎衎而樂閔子騫喪畢夫子與琴援琴而絃切切而哀與此不同疑當以彼為正蓋子夏喪親無異聞而子騫至孝孔子所稱也

○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夫子聞之曰誰與哭者門人曰鯉也夫子曰嘻其甚也伯魚聞之遂除之與音余

鄭氏曰伯魚孔子子也名鯉猶尚也嘻悲恨之聲孔氏曰伯魚母出父在亦應十三月祥十五月禫言期而猶哭則是祥後禫前祥外無哭時伯魚在外哭故夫子怪其甚也或曰為出母無禫期後全不合哭澄

曰此一節不入孔氏喪葬章內者以其與下文子路不除姊喪為類也

○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也孔子曰何弗除也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弗忍也子路聞之遂除之

鄭氏曰行道猶行仁義庾氏曰子路緣姊妹無主後猶可得反服推己寡兄弟亦有申其本服之理故於降制已遠而猶不除非在室之姊妹欲申服過期也盖子路已事仲尼始服姊喪明姊已出嫁非在室也澄曰行道謂稍知率性之道而行之者其情必過厚故以禮制其情則皆有所不忍也方氏胡氏以此行道之人謂行於道路之人與孟子所謂行道之人弗受者同文義不通伯魚於出母之喪期後尚不哭矣

而猶哭子路於嫁姊之喪大功服滿當除矣而猶不除皆情之過厚而於禮不可故夫子皆抑其過伯魚遂除之除其哭也子路遂除之除其服也廣安游氏曰天下之禮苟徇其情之過而為禮則子路伯魚不知其所終約其不及之情而為禮則原壤宰予不可以為訓故禮者通乎賢不肖而為之不可以過不可以不及也

○將軍文子之喪既除喪而后越人來弔主人深衣練冠待於廟垂涕洟子游觀之曰將軍文氏之子其庶幾乎亡於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中去聲

鄭氏曰主人文子之子簡子瑕也深衣練冠凶服變也待于廟不迎賓也中謂中禮之變孔氏曰越人遠

國之人深衣既祥之麻衣制如深衣緣之以布練冠未祥之練冠若祥祭則縞冠也此謂由來未弔者若曾來弔祥後有以喪事贈賵更來雖不及時猶必服祥後縞冠之服以受之重其禮也其於此時始弔者則文子之子爲之身著深衣首著練冠也蓋始死至練祥來弔是有文之禮祥後來弔是無文之禮言文子之子庶幾乎無於禮文者之禮也長樂陳氏曰喪已除而弔始至非喪非無喪之時也深衣練冠非凶非不凶之服也徐于廟非受弔非不受弔之所也於非喪非不喪之時能處之以非喪非不喪之禮故曰其動也中中乎有於禮者之禮未足善中乎亡於禮者之理斯爲難也陸氏德明曰自目曰涕自鼻曰洟澄曰涕者目液鼻液之通名洟則鼻液之專名也單言涕者蓋謂目液涕洟合言者蓋謂鼻液也

○曾子曰喪有疾食肉飲酒必有草木之滋焉以爲薑

桂之謂也

鄭氏曰增以香味爲其疾不嗜食也記者正曾子所云葷木滋者謂薑桂孔氏曰以爲薑桂之謂是記者解上草木之滋方氏曰薑者草之滋桂者木之滋酒肉之外又有草木之滋也澄曰桂薑二物其味皆香故鄭云香味

右記喪禮情文之中凡二十二節

夫晝居於內問其疾可也夜居於外弔之可也是故君子非有大故不宿於外非致齊也非疾也不晝夜居於內

夫音扶齊則皆切

鄭氏曰晝居內似有疾夜居外似有喪大故謂喪憂內正寢之中孔氏曰大故非獨喪也兵寇戎災禍之憂外謂中門外斬衰及期喪皆中門外為廬堊室是有喪者夜居外或憂災禍患難與外人圖謀則不暇入內也平常無事晝雖居外或有時入內夜雖居內或有時出外唯致齊與疾無問晝夜恒居內也方氏曰晝為陽夜為陰順陽而動故晝出外而接於物順陰而靜故夜入內而安其身晝雖居外有時以疾則致慎於物而不敢接故亦居內夜雖居內有時以大故則致憂於身而不敢安故亦居外也澄曰晝居內者唯有疾無疾而致齊者亦然夜居外者唯有喪無喪而有憂者亦然喪憂二者相類故總言之曰大故疾齊二者不同故分言之而別曰致齊也常時唯夜居內疾齊則不但夜居內晝亦居內故曰晝夜居於內

○未仕者不敢稅人如稅人則以父兄之命稅始芮切

鄭氏曰不專家財也稅謂遺與人孔氏曰未仕則不敢以物遺人如稅人謂已仕者也雖得遺人亦當稱父兄以將之此人子之法也方氏曰未仕者無祿故不敢稅人其或禮有所不可廢義有所不可免則以父兄之命

○仕而未有祿者君有饋焉曰獻使焉曰寡君違而君薨弗為服也使去聲為去聲

鄭氏曰君有饋有饋於君也饋曰獻使曰寡君見在臣位與有祿同也違去也君薨弗為服以其恩輕也

孔氏曰仕未得祿者與得祿之臣有同有不同饋焉謂有物奉餉於君也使焉謂為君往使他國也饋君

曰獻使稱已君為寡君雖未得祿祿並與得祿者同違謂三諫不從以禮去者若已有祿恩重雖放出仕它國而所仕者敵則猶反服今此未得祿之臣唯在朝時乃服若放出它邦而故君薨所仕雖敵亦不反服以其無祿恩輕故也此一條則異也臨川王氏曰君有饋焉而辭曰有饋於君似非臣之饋君謂之獻豈問有祿未有祿乎李氏曰立于其朝矣命庖人繼粟庖人繼肉而不以官定食所謂仕而未有祿者也饋焉則獻使焉則不以主君賓焉而不臣之也賓之故有獻而無賜玉府之職曰掌王之獻玉是王有獻賢之禮也長樂陳氏曰賓之而弗臣故有饋焉不曰賜而曰獻其將命之使不曰君而曰寡君若子思之仕魯孟子之仕齊是也違而君薨弗服則在國而君薨為之服矣山陰陸氏曰未純於臣則雖君饋之猶曰獻雖違之它邦弗為君服

澄曰李陳陸之說勝注疏

○君子曰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邑危則亡之

鄭氏曰利己忘衆非忠也言亡之雖辟賢非義退方氏曰軍師以勝為功或敗焉是無決勝之策也為之謀者可偷生其身乎邦邑以安為本或危焉是無計安之術也為之謀者可苟存其位乎軍師既敗難以復勝故死其身邦邑雖危猶可復安故亡其位而已澄曰亡去也謂去其位也陳祥道解亡字與鄭異謂社稷亡則與亡為人臣者殫忠致命而已其言深足以警人臣然國亡則臣身當與俱亡今方危則它人固有能安之者去位足矣何至遽殞滅其身乎且如陳解則死亡二字無別

○軍有憂則素服哭於庫門之外赴車不載櫜韔櫜音羔韔

勑亮切

鄭氏曰憂謂為敵所敗也素服者縞冠也赴謂還告於國以告喪之辭言之櫜甲衣韔弓衣兵不戢示當報也孔氏曰從軍赴國之車但露載其甲及弓不以櫜韔戢之示有報敵之意禍福稱告崩薨稱赴軍敗應稱告而稱赴以告喪之辭也方氏曰戰勝而還謂之凱敗謂之憂宜矣素服哭以喪禮處之也必於庫門之外以近廟門故也蓋師之出也受命於祖無功則於祖命不能無辱矣故近廟門則哭之長樂陳氏曰兵法曰若不勝取過在己周官大司馬師不功厭而奉主車臣之取過在己也此記素服哭於庫門之外君之取過在己也秦穆公敗於殽素服郊次嚮師而哭蓋其遺禮與車曰赴車若告喪也不載櫜韔不忘戰也雖然義則動不義則止豈若焚舟破釜沈船寘膽以干戈相尋者乎梁惠王欲報齊楚孫子教之

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孝悌忠信也臨川王氏曰禮者將以思止爭且務修己而不責人不載槖饘如鄭義則禮亦悖矣

○國亡大縣邑公卿大夫士皆厭冠哭於大廟三日君不舉或曰君舉而哭於后土厭于葉切大音泰

鄭氏曰軍敗喪地以喪歸也厭冠今喪冠后土社也孔氏曰亡失也軍敗亡失土邑也公孤也大國之孤四命曰公失地為先祖所哀故哭於大廟也舉謂舉樂臣入廟三日哭君亦三日不舉樂庾蔚云舉謂擧饌殺牲或饌曰舉又有或人言君亦舉而自於社中哭之社主土故也

○有焚其先人之室則三日哭故曰新宮火亦三日哭

鄭氏曰謂火燒其宗廟哭者哀精神之有虧傷新宮火在魯成三年孔氏曰新宮者魯宣公廟人火曰火天火曰災山陰陸氏曰春秋書新宮災諱火爾

○孔子惡野哭者惡去聲

鄭氏曰為其變衆周禮銜枚氏掌禁野叫呼歎鳴於國中者行歌哭於國中之道者孔氏曰哭非其地謂之野張子曰為有服者之喪不哭諸家而哭於野是惡凶事也孔子惡野哭者謂此所知自當哭於野若奔喪安得不哭于道方氏曰孔子嘗言所知吾哭諸野豈其惡之哉子蒲死哭者呼滅子皐曰若是野哉孔子之所惡者如此廬陵胡氏曰哭不以禮為野

○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夫子式而聽

之使子路問之曰子之哭也壹似重有憂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為不去也曰無苛政夫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虎也

重直用切 識音志切

夫子式而聽之者怪其哀甚也而曰然而猶乃也夫之父曰舅孔氏曰壹者決定之辭言子之哭也一似重疊有憂喪者婦人哭畢乃答曰然方氏曰虎之害人機罟檻穽能制之深宮固門能逃之政之害人也無可制之械焉無可逃之地焉此泰山婦人所以寧遭虎之累傷而不忍舍其政之無苛也揚雄之論酷吏曰虎哉虎哉角而翼者也與此意同

○子路去魯謂顔淵曰何以贈我曰吾聞之也去國則哭於墓而后行反其國不哭展墓而入謂子路曰何以處我子路曰吾聞之也過墓則式過祀則下

鄭氏曰贈送也無君事至於孝哭哀去也展省視也處猶知也居者主於敬孔氏曰若有君事去國則不得哭墓故曲禮云君言不宿於家過墓謂它家墳壟祀謂神位有屋樹者居無事主恭敬故或式或下也它墳尚式則己先祖墳墓當下也方氏曰行故曰贈居故曰處哭墓展墓所以存殁行者之禮也式墓下祀所以存敬居者之禮也

○有子問於曾子曰問喪於夫子乎曰聞之矣喪欲速

貧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聞諸夫子也有子又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與子游聞之有子曰然然則夫子有為言之也喪去聲為去聲

鄭氏曰夫子卒後問此庶有異聞也貧朽非人所欲孔氏曰有子唯問喪不問死曾子以喪死俱為惡事貧朽又事類相似故遂言之有子以夫子必不為此言故云是非君子之言也澄曰曾子以有子不然其言乃云此是嘗聞於夫子者有子又不以為然曾子乃云與子游俱嘗聞之援子游為證以明夫子之實有是言也有子乃謂夫子之言若果如此必是有為而言非正言也

曾子以斯言告於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

也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自為石椁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為桓司馬言之也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喪之欲速貧為敬叔言之也為桓為敬云偽切朝音潮

鄭氏曰桓司馬宋向戍之孫名魋靡侈也敬叔魯孟僖子之子仲孫閱蓋嘗失位去國得反載其寶來朝於君澄曰夫子速貧速朽之言雖曾子與子游俱嘗聞之然曾子之所聞者略子游之所聞者詳曾子不知夫子有為而言而子游知之曾子以有子有為而言之言告子游而子游歎服有子能得夫子之意故

謂其言之似夫子也自猶獨也天子至於庶人皆是木椁慮其易朽腐而獨自為石椁也三年而不成者成之難費財多也愈猶云勝也反昔去國今復還也必載寶而朝者益前時委棄家財而去在外無可資用今再反國懲艾前事故常以寶貨隨身雖每日朝君車上亦載寶貨儻被君放逐而出則有寶貨不至貧乏也貨謂徇貨也桓魋之獨以石為椁也恐身死之後速朽腐爾夫子以其欲不朽而侈靡費財若是謂不如不為彼之靡而寧死後速朽腐者之勝於彼也敬叔之常以寶隨身也恐位喪之後速貧乏備夫子以其欲不貧而徇貨繫戀若是謂不如不為彼之貨而寧喪後速貧乏者之勝於彼也曰不如曰愈與與其不孫也寧固之辭意同兩皆不許此差善於彼而已夫以夫子之所不許遽執以為夫子之正言宜有子之不以為然也此二語不同時聞者勝比前後所言加以欲字失夫子之意矣曾子亦隨衆所聞而

不審也

曾子以子游之言告於有子有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曾子曰子何以知之有子曰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椁以斯知不欲速朽也昔者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荆蓋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以斯知不欲速貧也

曾子因子游之言而知夫子二言果皆有為還以子游之言告於有子嘉其所見之是也又問有子何以能知夫子不欲速貧速朽之意有子遂言夫子為中都宰時為民定制庶人棺厚四寸外椁加厚一寸使

民送死無慼則非墨氏之薄葬怨然恐俟朽腐者也將往應楚昭王聘時先使子夏往再使冉有往意在仕楚得禄則非隱者之窮居安然甘受貧困者也蓋聖人之道依乎中庸以石為椁唯恐速朽者固非桐棺三寸而無椁不恤其朽者亦非於朝載寶唯恐速貧者固非避世終身而無禄不恤其貧者亦非也鄭氏曰中都魯邑名孔子為之宰為民作制將應聘於楚汲汲於仕得禄孔氏曰按孔子世家定公九年孔子年五十一為中都宰由中都宰為司空由司空為司寇十四年齊人歸女樂孔子去魯適衛從衛適陳過匡匡人圍之去過蒲反于衛去衛過曹適宋宋桓魋欲殺之去宋適鄭去鄭適陳居三歲又適衛不見用將西見趙簡子至河聞殺竇鳴犢與舜華又反于衛復如陳時哀公三年孔子年六十明年孔子自陳遷于蔡三歲在陳蔡之間楚使人聘孔子使子貢至楚楚迎孔子將封之令尹子西諫而止是歲楚昭王

卒孔子之楚反于衛時哀公六年孔子年六十三矣司寇在定十四年之楚在哀六年其間年月甚遠而云失魯司寇將之荆者謂哀六年孔子之荆是失魯司寇之後非謂失司寇之年即之荆也曾子言速貧在前速朽在後而子游之答先死後喪隨孔子所見而言之先後也宰中都制棺椁不欲速朽其事在先使子貢冉有適楚不欲速貧其事在後故有子之言亦隨夫子之事而為前後也

○曾子曰晏子可謂知禮也已恭敬之有焉

鄭氏曰禮者敬而已矣澄曰恭在貌敬在心凡貌恭則心必敬心敬則貌必恭二者一有則俱有晏子有恭敬以持己接物得禮之本而曾子以為知禮也

有若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遣車一乘及墓而反國君

七个遣車七乘大夫五个遣車五乘晏子焉知禮遣乘並去聲焉於虔切

鄭氏曰言其大儉逼下非之及墓而反言其既窆則歸不留賓客有事也人臣賜車馬者乃得有遣車遣車之差大夫五諸侯七則天子九諸侯不以命數喪數略也个謂所包遣奠牲體之數也孔氏曰狐裘貴輕新而一裘三十年其父晏桓子是大夫遣車五乘而唯用一乘以葬故鄭云大儉逼下也大儉解三十年一裘逼下解一乘也下謂其子及凡在己下者大夫五乘適子三乘今其父自用一乘則其子便無是逼下也及墓謂葬時也按士禮乃窆主人哭踊襲贈用制幣拜稽顙踊如初卒袒拜賓賓出則拜送藏器與見藏苞筲加抗席抗木實土主人拜鄉人乃反哭蓋窆後孝子贈幣辭親畢而親情賓客應送別別竟

乃反晏子既窆贈幣拜稽顙踊訖即還不復拜賓送賓賓客盡去故鄭云不留賓客有事也有子更舉國君大夫正禮以譏晏子失禮所包牲體士少牢包三个苞牲皆用左胖取下體前脛折取臂臑後脛折取骼一牲取三體少牢則六體分為三個一個有二體大夫以上用大牢凡九體大夫分為十五段三段為一包凡五包諸侯分為二十一段凡七包天子分為二十七段凡九包尊者所取三體其肉多卑者雖取三體其肉少晏子不從禮數故云焉知禮也澄曰注疏以遣車一乘及墓而反為二事其解及墓而反費辭而義不明竊詳八字只是一句非二事也一狐裘三其年言其儉於身也遣車一乘及墓而反言其儉於親也及墓猶云至墓謂但以遣車一乘及於墓所藏之墓中而遄反哭也禮於窆後辭親拜賓竟使藏器藏器實土竟始反哭大夫遣車五乘者所藏多實時久實土晚則反哭遲今晏子止用遣車一乘及墓

藏之其禮簡貴時不多實土早則反哭速也曾子言禮之本故以其恭敬而謂之知禮有子言禮之文故以其儉不中禮而謂之焉知禮二子之言皆是

曾子曰國無道君子恥盈禮焉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

鄭氏曰時齊方奢矯之是也長樂陳氏曰國奢則示以儉者時之過則矯之以不及也國儉則示以禮者時之不及則救之以中也澄曰國無道謂上自君身下至民俗皆驕侈淫縱也盈滿也謂於禮之當然者亦減殺而不使得盈滿如正禮也有子誠晏子之儉為不知禮故曾子言君子處無道之國以一身自盈於禮而不能矯時之弊為恥也齊國素奢奢者於禮有過無不及則晏子躬行率先示以不及身禮之儉

儉者非禮之正矯時而已若國俗素儉者於禮無過有不及則當躬行率先亦以正合乎中之禮禮者得禮之正無過無不及者也前云恭敬則許其知禮後云亦儉則不許其為禮曾子之言未嘗偏黨也

○晉獻文子成室晉大夫發焉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文子曰武也得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是全要領以從先大夫於九京也北面再拜稽首君子謂之善頌善禱要一遙切京讀作原武如字

鄭氏曰文子趙武也作室成晉君獻之謂賀也諸大夫亦發禮以往輪輪囷言高大奐言衆多心譏其奢也言此者祭祀死喪燕會於此足矣欲防其後復為全要領者免於刑誅也京當為原蓋字之誤晉卿大

夫之葬地在九原善頌謂張老之言善禱謂文子之言禱求也孔氏曰晉君既賀朝庭大夫並發禮從君往賀之張老亦往慶之一大夫也心識文子宮室飾麗佯美之也與文章貌煥爛衆多也歌祭祀時奏樂也大夫祭無樂春秋時或有之也斯此也哭居喪哭泣位也聚國族燕國賓及會宗族也於斯者始終永足勿再造作也領頸也古者罪重要斬罪輕頸刑也先大夫謂文子父祖以其世為大夫故稱父祖為先大夫也九原文子家世舊葬地也文子覺識故稱名述張老語言若得保此宅以歌哭終餘年是完全要領壽終而卒以從先大夫葬於九原也辭畢稽首受諫也北面者在堂禮也鄉飲酒禮賓主皆北面拜張老因美而譏之為善頌文子聞過即服而拜為善禱澄曰輪謂室之深廣從之深為輪横之廣為廣言輪以該廣也與謂室之華麗與煥乎有文章之煥通稱人之善曰頌求己之福曰禱方氏曰發謂以禮落成

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蓋發與落皆有始意九京即九原指其冢之高曰京指其地之廣曰原

廬陵胡氏曰謂晉君賀其成室為獻恐非或趙武謚獻文爾當考

○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歸叔譽曰其陽處父乎文子曰行并植於晉國不沒其身其知不足稱也其舅犯乎文子曰見利不顧其君其仁不足稱也我則隨武子乎利其君不忘其身謀其身不遺其友晉人謂文子知人并必正切植直吏切知音智

鄭氏曰叔譽叔向也晉羊舌大夫之孫名肸作起也陽處父襄公之太傅并猶專也植或為特剛而專己

為狐射姑所殺沒終也舅犯久與文公辟難至將反國無安君之心及河授璧詐請亡要君以利武子士會也食邑於隨范字季謂文子知人者見其所善於前則知其來所舉孔氏曰羊舌邑名晉公族為大夫生職職生叔向文子云此處先世大夫死者既衆假令可起而生吾於衆大夫之内誰最賢可以與歸按

左傳文五年甯嬴從陽處父及温而還其妻問之嬴曰夫子剛文六年晉蒐於夷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至自温改蒐于董易中軍以趙盾為將狐射姑為佐狐射姑恨之使續鞫居殺陽處父并謂并宅事以為己有專權也植謂剛也文子言處父行專權剛强於晉國自招禍害不得以理終殁其身

是無知以防身遠害也僖五年文公辟驪姬之難二十四年反國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負羈紲從君廵於天下臣之罪甚多臣猶知之而况君乎請由此亡公子曰所反國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文

子言舅犯見君反國恐不與己利祿遂不顧其君詐欲奔去要君求利是無仁心愛念其君也利其君謂進思盡忠不忘其身謂保全父母遺體凡人利君者多性行偏特不顧其身謀身者多獨善於己遺棄故舊隨武子弘廣周備既能利君又能不忘其身既能謀身又能不遺其友左傳襄二十七年論范武子之德謂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無隱情則利君也家事治則不忘身也然文七年士會與先蔑俱迎公子雍在秦三年不見先蔑後士會還晉遂不見先蔑而歸是遺其友也而云不遺者彼共先蔑迎公子雍懼其同罪禍及於己故不見之非是無故相遺也澄曰孔疏以士會不見先蔑為遺其友非也此正是謀身不遺友之一事蓋晉使先蔑士會迎公子雍於秦既而背之遂敗秦師則晉失信獲罪於秦矣秦若怒晉而怒其使則二人俱不免於罪幸秦穆寬容之儻士會數見先蔑似若有謀秦必生疑於身於友

俱有禍害故在秦不見之也及士會還晉若見先蔑秦必疑先蔑與知士會逃歸之情亦將累及先蔑故還晉亦不見之也葢唯恐因已之見使秦疑先蔑而或受禍害也并植二字未詳姑從鄭注并猶兼也如子路之兼人植謂剛直挺立如木之植國語作廡直疑是并葢廡字缺損植葢直字增多也其舅犯之上無叔譽曰省文記者記文子與叔譽之言而特以晉人謂文子知人一句結之於後也方氏曰武子有利君之仁又有不忘身之知異夫處父矣有謀身之知又有不遺友之仁異乎舅犯矣

文子其中退然如不勝衣其言吶吶然如不出諸其口所舉於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生不交利死不屬其子焉退然或作追亦音退勝音升吶如悅切屬音燭

鄭氏曰叩身也鄉射記曰弓二寸以為侯中退和柔貌或為妥吶吶舒小貌管鍵也庫物所藏管庫之士府史以下官長所置也舉之於君以為大夫士也不交利廉也不屬其子潔也方氏曰進為強退為弱如不勝衣弱也澄曰言文子身形雖不強壯口語雖不敏給而其行之善如此所舉於司管籥守庫藏之賤人升為大夫士而有家者七十有餘謂衆多也人有才能雖賤必舉此其利君之忠也生則於利無所欲死則於子無所私此其謀身之介也記者既言晉人謂文子知人因遂頌美文子以終上文之意孔氏曰文子生存之日不交涉於利臨死之時不私屬其子於君及朝廷然其成室被張老譏樂奏肆夏失禮所從始禮記顯其奢僭晉為霸主總領諸侯武為晉相光顯威德事勢須然無廢其行之善李氏曰文子之所慕止於隨會故所舉止於晉國止於管庫之士而謂之知人者止於晉人而已矣

○魯人有周豐也者哀公執摯請見之而曰不可公曰我其已夫夫音扶

鄭氏曰摯禽摯也諸侯而用禽摯降尊就卑之義下賢也不可者辭君以尊見卑也士禮先生異爵者請見之則辭已止也重强變賢也

使人問焉曰有虞氏未施信於民而民信之夏后氏未施敬於民而民敬之何施而得斯於民也

問謂使人以物往遺之而因致所欲言也施謂施行信謂誠實敬謂慤謹斯此也謂此信敬虞夏之時未嘗施教信教敬之令於民而民皆自然信敬不知教令之外何所施行而能得此信敬於民也帝之世言

信謂其情之實也王之世言敬謂其行之謹也

對曰墟墓之間未施哀於民而民哀社稷宗廟之中未施敬於民而民敬殷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苟無禮義忠信誠慤之心以涖之雖固結之民其不解乎墟去魚切

鄭氏曰墟毀滅無後之地言民見悲哀之處則悲哀見莊敬之處則莊敬非必有使之者孔氏曰周豊之意以虞之與夏由行信敬於已民自學之不須設言號令故人在丘墟墳墓間悲哀之處未施教使之哀而民自哀人在社稷宗廟中嚴敬之處未施教使之敬而民自敬民之從君在君所行不在言也若身不

行言亦無益方氏曰墟墓宗廟社稷無情於感民而民哀敬殷誓周會有心於制民而民畔疑周豐欲哀公修信敬以感民而已澄曰此信此敬民心固有一有所感發則其心油然而生民心之信敬君心所同然也虞夏之君亦惟盡其信敬之道於已以感發其民而民自興信興敬不待施教令也誓者戒衆之辭會者聚衆之事凡戒衆者必會聚之凡聚衆者必誓戒之誓必有會會必有誓二者互相備殷人之誓蓋欲於誓之之會而糾合協比之也反不能使之合而民心離故曰畔周人之會蓋欲於會之之誓而曉喻勑勵之也反不能使之喻而民心惑故曰疑以此見殷周之言教不如虞夏之身先也然此特殷周末世所爲爾如湯之誓武王之會民豈有畔而疑者哉蓋猶云若也禮義之慤謂敬也忠信之誠謂信也人君若無此心以臨涖其民而感發之雖欲以誓會丁寧之言教堅固而結之使不解散然無身教之本而徒

恃言教之未民其有不解散而畔疑者乎

○歲旱穆公召縣子而問然曰天久不雨吾欲暴尫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暴人之疾子虐毋乃不可與然則吾欲暴巫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望之愚婦人於以求之毋乃已疏乎徙市則奚若曰天子崩巷市七日諸侯薨巷市三日為之徙市不亦可乎縣音玄暴步卜切尫烏光切與音余為去聲

鄭氏曰然之言焉也尫者面鄉天覬天哀而雨之奚若何如也錮疾人之所哀暴之是虐巫主接神亦覬

天哀而雨之春秋傳說巫在女曰巫在男曰覡周禮女巫旱暵則舞雩已猶甚也徙市者庶人之喪禮今徙市是憂戚於旱若喪孔氏曰已疏言甚疏遠於求雨之道理天子諸侯之喪必巷市者以庶人憂戚無復求覓財利要有急須之物不得不求故於邑里之內而為巷市今徙市若居天子諸侯之喪也山陰陸氏曰問然問其所以然長樂陳氏曰先王之於旱也內則責諸己外則求諸神責諸己則有成湯之事宣王之行求諸神則巫以女巫舞以皇舞祭以雩禮以牲璧責諸己者本也求諸神者則以為文而已穆公不能責諸己又不知求諸神而欲暴尫與巫豈不惑哉

○齊大饑黔敖為食於路以待餓者而食之有餓者蒙袂輯屨貿貿然來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揚其

目而視之曰予唯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曾子聞之曰微與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

為食而食奉食並音嗣奉芳勇切與音余

鄭氏曰蒙袂不欲見人也輯斂也斂屨力憊不能屨也貿貿目不明之貌嗟來食雖閔而呼之非敬辭從猶就也微猶無也無與指其狂狷之辭孔氏曰與語助黔敖見餓者困嗟愍而呼之來食餓者聞其嗟已無敬己之心於是發怒揚舉其目而視之曰予惟不食嗟來無禮之食以至於此病困怒而遂去黔敖從逐其後辭謝焉餓者終不食而死曾子言餓者無如是與初時無禮之嗟也可怒之而去其終有禮之謝也可反迴而食黃氏曰曾子之言乃舉世千萬人所同之心也餓夫之操豈在於斯乎蓋以衰亂之世君

昏政暴災沴荐至賢者不樂其生於世故詩云知我如此不如無生苟從曾子之言謝而復食豈若不屈其操不受其辱身雖一死而義存千古乎不然作記之人從何而載之使千載而下施小惠者不敢矜傲竊幸苟生之人脅肩諂笑之輩聞其志則心寒股栗知所愧恥豈不盛哉廬陵胡氏曰今人之急於祿食嗟而不去不謝而食者多矣視餓者有愧矣方氏曰饑言歲餓言人澄曰為食奉食食飯也目不明之瞀敄下從目貿易財貨之貿卯下從貝此貿貿同聲之字通用嗟者閔之之辭來者呼之之辭曾子之言君子之中餓者之操賢者之過也

○工尹商陽與陳棄疾追吳師及之陳棄疾謂工尹商陽曰王事也子手弓而可手弓子射之射之斃一人韔

弓又及謂之又斃二人每斃一人揜其目止其御曰朝不坐燕不與殺三人亦足以反命矣孔子曰殺人之中又有禮焉射食亦切朝音朝與音豫

鄭氏曰工尹官名棄疾楚公子棄疾也魯昭八年楚師滅陳縣之因號焉至十二年楚子使蕩侯潘子司馬督囂尹午陵尹喜圍徐以懼吳於時有吳師商陽仁不忍傷人棄疾以王事勸之斃仆也韔韜也韔弓不忍復射也掩其目不忍視之也朝燕於寢大夫坐於上士立於下商陽與御者皆士也兵車參乘射者在左戈盾在右御在中央孔子曰有禮焉善之也方氏曰手弓謂以手執之猶公羊傳所謂手劍也孔氏曰按左傳棄疾不與圍徐又不見有吳師手弓者令其彀弓而射也殺人之中有禮者韔弓掩目等是也

傳云戍昭果毅商陽行仁而孔子善之者彼謂勍敵與我決戰雖及胡耇獲則殺之此謂吳師既走而逐之則不逐奔之義故為有禮也臨川王氏曰春秋末世諸侯無義戰士庶人不幸而在軍旅之間君命既不可廢謂之强戰則又為與於不仁如商陽者可也是以孔子善之也長樂陳氏曰從君之大義而忘己之不忍君子之所不為行己之不忍而廢君之命君子之所不敢楚工尹商陽追吳師而射之每斃一人則揜其目其所不忍仁也不廢君命義也禮者仁義而已孔子所以謂之有禮也大夫於朝則坐於燕則與故其責重士於朝則立於燕則不與故其責輕商陽所殺止於三者姑以成禮而已然則朝坐燕與為商陽者如之何曰必陳善以閉邪引君以當道有所不戰戰之所以止戰有所不殺殺之所以止殺庸有不義之舉哉商陽以楚為不義而不去何也君子去處有道廢興有命天下皆齊也陳文子去齊孔子不

以為仁天下皆魯也柳下惠不去魯孟子不以為非聖天下皆楚也則商陽不去楚君子豈以為非禮哉

廬陵胡氏曰殺敵為果易之毅也商陽殺敵不果而云朝燕不與以私怨懟其君安得為有禮蓋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而已澄曰商陽有不忍之仁又頗知不逐奔之義棄疾使之手弓而後手弓使之射而後射斃一人遂韔其弓謂之者棄疾復使之射也而後再射又斃二人每殺必掩其目殺人甚非其心也故止御者令勿更遠追然已意非御所能知又難以語之故曰朝不坐燕不與殺三人亦足以反命聊為此言以止其御非是恣其位卑而不盡力多殺也胡邦衡以不果於殺罪之又以怨懟其君入其罪所見與孔子異矣王陳蓋合於春秋及孟子之意者哉

○吳侵陳斬祀殺厲師還出竟陳行人儀使於師夫差

謂太宰嚭曰是夫也多言盍嘗問焉師必有名人之稱斯師也者則謂之何行人儀曰古之侵伐者不斬祀不殺厲不獲二毛今斯師也殺厲與其不謂之殺厲之師與太宰嚭曰反爾地歸爾子則謂之何曰君王討敝邑之罪又矜而赦之師與有無名乎還音旋夫音扶嚭普被切與音余

舊本云陳太宰嚭使於師夫差謂行人儀曰鄱陽洪氏曰按嚭乃吳夫差之宰陳遣使者正用行人則儀乃陳臣也記禮者簡策差互更錯其名當云陳行人儀使於師夫差使太宰嚭問之澄按洪氏正千載之訛今從其說兩易二人之名又有太宰嚭三字舊本在曰古之侵伐者之上今移在曰反爾地之上而孔

疏凡用二人之名者亦皆為之兩易則文義協順矣

鄭氏曰吳侵陳以魯哀元年秋祀神位有屋樹者厲疫病行人太宰官名也夫差吳子光之子盍何不也嘗猶試也夫差修舊怨庶幾其師有善名獲謂係虜之二毛鬢髮班白者其不謂之殺厲之師與欲微切之故其言似若不審然正言殺厲重人歸爾子謂所獲民臣君王者吳楚僭號稱王也師與有無名乎又微勸之終其意孔氏曰初吳子光伐楚召陳懷公懷公不從夫差克越乃修先君之怨而侵陳是夫謂行人儀夫差謂何不試問我修先君之怨而興此師必有善名在外衆人稱此師則謂之何欲令太宰嚭以此問行人儀也不斬祀不殺厲不獲二毛此古之侵伐者以至勝攻至暴用兵如此行人儀特舉古之禮以駁吳師之惡殺厲重於斬祀故譏殺厲以微切之意欲得吳哀矜吳反地歸子其事既善則師豈有無善名乎言必有善名也是又微勸之終其欲哀矜之

意澄曰夫差内行惡事而外欲得善名故令太宰嚭問陳行人謂衆人稱我此行之師其名謂何行人儀名之以殺厲之師者欲吳人恥其名之惡而改悔也吳太宰果有反地歸子之言則陳行人乘其好名之心而甘言誘勸之也

○邾婁定公之時有弑其父者有司以告公瞿然失席曰是寡人之罪也曰寡人嘗學斷斯獄矣臣弑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弑父凡在宫者殺無赦殺其人壞其室洿其宫而豬焉蓋君踰月而后舉爵婁龍朱切瞿俱遇切斷丁亂切壞音怪洿音烏豬音誅

廬陵胡氏曰春秋弑逆多矣唯邾無弑逆之事故邾定公以為非常而驚也鄭氏曰定公貜且也魯文十四年即位民之無禮教之罪故曰寡人之罪也臣弑君子弑父諸臣子孫皆得殺之壞其室瀦其宮明其大逆不欲人復處之踰月而後舉爵自貶損也孔氏曰凡在官者言諸臣凡在官者言子孫瀦是聚水之名洿其宮而瀦焉謂掘其宮使水聚積也澄曰凡在官凡在官謂被弑者之羣臣子孫非謂行弑者之羣臣子孫也赦謂縱之逸去也弑君弑父之賊凡在官在官者當即時殺之不可緩誅逸賊故曰無赦無赦謂毋令縱逸也宋萬弑閔公縱令出奔陳君子以為宋無臣子也陸農師謂同一官府之人亦坐弑君之罪果是逆賊之黨則自應殺之無赦若不豫弑謀而一府一官之人皆連坐刑不亦濫乎春秋誅亂臣賊子之法不聞有此山陰陸氏曰凡在官者殺無赦謂弑君者同一官府亦坐焉爾弑父放此鄭氏謂弑父

者凡在宫子孫皆得殺之是父子兄弟相殺終無已時也

○子夏問於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寢苫枕干不仕弗與共天下也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闘曰請問居昆弟之仇如之何仕弗與共國銜君命而使雖遇之不闘曰請問居從父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不為魁主人能則執兵而陪其後苫尺沾切枕去聲朝音潮使色事切從去聲

鄭氏曰居父母之仇雖除喪居處猶若喪也干盾也弗與共天下不與並生也不反兵雖適市朝不釋兵也昆弟之仇銜君命則不闘為負而廢君命也不為魁魁猶首也天文北斗魁為首杓為末執兵陪其後

為其負當戒之孔氏曰身常帶兵雖在市朝不待反還取兵而鬬也然朝在公門之内兵器不入令得持兵者但有公事之處皆謂之朝爾曲禮云兄弟之讎不反兵此父母之仇云不反兵者父母兄弟之仇皆不反兵也此兄弟之仇據身仕為君命出使而不鬬二文相互乃足從父昆弟既不為報仇魁首若主人能自報之則執兵陪助其後也方氏曰寢苫則常以喪禮自處枕干則常以戒事自防不仕則不暇事人而事事也弗與共天下則與弗共戴天同義市朝非戰鬬之處遇諸市朝猶不反兵而鬬則無所往而不執兵矣由其恩之至重故報仇之義如此仕弗與共國則雖事人而事事亦恥與之相遇也銜君命而使遇之不鬬則不敢以私讎妨公事也由其恩殺於父母也曲禮言交游之讎而不及從父昆弟此言從父昆弟之仇而不及交游者蓋交遊之讎猶不同國則從父昆弟之仇可知矣於從父昆弟且不為魁則與交遊

不為魁可知矣其言互相備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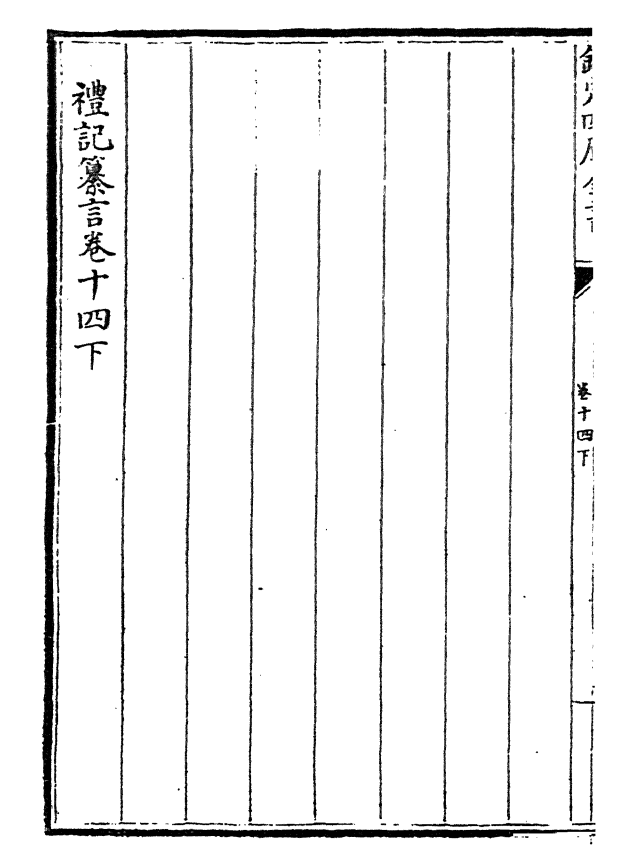
○仲尼之畜狗死使子貢埋之曰吾聞之也敝帷不棄為埋馬也敝蓋不棄為埋狗也丘也貧無蓋於其封也亦與之席毋使其首陷焉畜許六切為云偽切封音窆予音與

鄭氏曰畜狗巡守封當為窆陷為沒於土方氏曰衆體皆不欲沒於土特以首為言者以衆體之所貴尤不欲沒於土也家語言仲尼將行雨而無蓋以貧故無蓋也石林葉氏曰帷蓋近於身以為障蔽者也犬馬畜於家以為代禦者也障蔽者斃所不敢棄而代禦者死用以埋之仁之至義之盡也

路馬死埋之以帷

鄭氏曰路馬君所乘者其它狗馬不能以帷葢方氏曰魯昭公乘馬塹而死乃以帷裹之澄曰上文記仲尼埋畜狗之事記者遂并記國君埋乘馬之法

右附記雜事雜辭凡二十三節


禮記纂言卷十四下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禮記纂言卷十五

詳校官通政使臣夢吉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學正臣翁樹棠

謄録監生臣陳紹貴

禮記纂言卷十五

元 吳澄 撰

曾子問

此篇曾子問曰二十八而孔子答之凡三十四故摘曾子問三字名篇孔子自言者四子游問者一子夏問者一記人自記者一通四十一章

應氏曰曾子以篤愨醇至之資而為潛心守約之學其於身也反觀內省而益加以傳習講貫之功其於禮也躬行實踐而又不廢乎旁搜博考之力討之以耳目之所見聞隱之於心思之所防慮知天下之義理無盡而事物者亦日新而無窮其或講明之不素而猝然遇之則其處之未究其精微而應之必無以中其肯綮故歷

舉喪祭吉凶雜出不齊之事而問於聖人其變故似異而可駁其節目似同而不必辨其纖悉又似細而不足憂夫子隨事剖析而決其疑遂使千百載之下遇變事而知其權者亦如處約事而不失其經焉此皆其問答講明之功也其後真積力久夫子語以一貫隨聲響答畧無留難其見益高矣

曾子問曰君薨而世子生如之何孔子曰卿大夫士從攝主北面於西階南大祝裨冕執束帛升自西階盡等不升堂命毋哭祝聲三告曰某之子生敢告升奠幣於殯東几上哭降衆主人卿大夫士房中皆哭不踊盡一

哀反位遂朝奠小宰升舉幣大祝音泰禆婢支切

鄭氏曰攝主上卿代君聽國政於西階南變於朝夕哭位也禆冕者接神則祭服也諸侯之卿大夫所服禆冕絺冕也玄冠也士服爵弁服大祝禆冕則大夫也命毋哭將有事宜清淨也聲噫歆警神也某夫人之氏也凡莚於殯東明繼體也衆主人君之親也房中婦人也反位反朝夕哭位幣小宰所主舉而下埋之階間北氏曰此謂既殯以後若未殯以前世子生則不告西近殯位階南階下也卿大夫等皆衣衰服北面大祝禆冕明卿大夫等不禆冕也禆冕禆衣而冠冕也孤卿則絺冕若三命再命卿大夫則玄冕此大祝以大夫為之故服玄冕為禆冕也束帛十端五兩也鬼神以丈八尺為端五兩三玄二纁也堂下告則大遠故升西階盡等級不升堂告殯竟執束帛者升堂奠置所執之幣於殯東几莚上遂哭哭竟而降

階君之親及諸臣及婦人皆哭不踊反哭位於位不更哭遂行朝奠禮奠訖小宰乃升舉幣而下

三日衆主人卿大夫士如初位北面大宰大宗大祝皆裨冕少師奉子以衰祝先子從宰宗人從入門哭者止子升自西階殯前北面祝立於殯東南隅祝聲三曰某之子某從執事敢見子拜稽顙哭祝宰宗人衆主人卿大夫士哭踊三者三降東反位皆袒子踊房中亦踊三者三襲衰杖奠出大宰大宗音泰少去聲奉芳勇切從才用切見賢遍切

鄭氏曰三日負子日也如初位初告生時也宰宗人詔賛君事者奉子者拜哭踊襲衰杖成子禮也奠亦

謂朝奠孔氏曰三日之朝自衆主人以下悉到西階下列位如初日子主之儀以子自為主故不云從攝主內則云國君世子生告於君三日卜士負之直負之而已子未見君君三月為名之時始見之也今既在喪禮畧於負子之時則見也不用束帛者初告生已用今禮殺故不用也大宰是教令之官大宗是主宗廟之官初不裨冕今為奉子接神故服裨冕祭服大宰大宗等亦從子升堂記不云升堂文不具爾少師主養子之官又奉子故與子皆著衰也皇氏及王肅謂以衰衣衣而奉之諸侯五日而殯殯而成服此三日而衰者喪已在殯異於未殯也祝主接神故先進少師奉子次從祝也大宰大宗為詔告贊君事故次從在後也入門入殯宮門也衆主人及諸臣並已先列位而哭今宰祝宗三人將子入門見故命門內在位者止哭前告是初生日哀甚故祝升階則命止哭今三日哀已微殺故子入門乃哭止也宰宗人大宰大

宗也祝先子從者從吉祭之禮特牲少牢皆祝前主人後若凶祭則主人前祝在後士虞禮是也今此亦凶祭而祝在先者以告神故也世子不忍從先君之階升故由西階升時大宰大宗及祝亦升不言從者以子為主故略而不言也殯以東為前殯前謂當殯之東稍南北面祝在子之西而北面當殯之東南隅其宰及宗人以次立於子之東階北面若其須詔相之時或就子前而西面也祝聲以警神前告牲哀甚故盡階不升堂此見子須近殯故進立於殯東南隅也警神之後祝告曰夫人某氏之子某從執事敢見皇氏云於時未立子名不得云某之子某下有某字者誤也今按定本及諸本皆有某字子升堂之時大宰即位立名告殯矣告訖奉子之人拜而稽顙乃哭不踊者未即位故也祝宰宗人在堂上北面哭衆主人卿大夫士俱在西階下北面哭每踊三度為一節如此者三故云三者三堂上皆降自西階反東在下

者皆衆反朝夕哭位皆袒初堂上堂下之哭非正位故不袒今反朝夕哭位故皆袒至此子乃踊房中亦踊祝宰宗人及卿大夫反位亦皆踊也子踊時亦袒踊者亦皆三者乃襲乃衰杖乃朝奠乃出

大宰命祝史以名徧告於五祀山川

鄭氏曰因負子名之於喪禮畧也世子生喪在殯告五祀山川爾五祀殯宮之五祀山川國鎮之重故越社稷告之孔氏曰按內則左傳皆三月乃名今此因負子三日即名之者以喪事促遽於禮簡也見殯之時既以名告非謂告山川之時始作名也皇氏以見殯後乃作名

曾子問曰如已葬而世子生則如之何孔子曰大宰大宗從大祝而告於禰三月乃名於禰以名徧告及社稷

宗廟山川

孔氏曰前問君未葬而世子生今問已葬後世子生之禮稱父殯宮之主也葬後殯無尸柩唯有主在故告於主漸神事之也大宰大宗從大祝三人告不云攝上葬時攝已弁絰葛交神明葬竟又服受服喪之大事便畢故子生則攝主不復與羣臣列位西階下還依大宰之禮與大宗從大祝裨冕而告殯宮之主也不云裨冕不言制幣者未葬尚裨冕凡告必制幣不言自可知也三人倒升階故不言盡階不升堂不言其之子生故告者亦自可知也葬後神事之故依常禮三日不見三月乃見因見乃名於禰也從見之人與告生不異衆經自依常禮名於禰畢亦命祝史徧告前不云社稷宗廟此不云五祀互相明也鄭氏曰葬後三月於禮已祔廟故告可及廟廟與社稷相連故亦告社稷

○曾子問曰君出疆以三年之戒以椑從君薨其入如之何椑步歷切

鄭氏曰戒猶備也謂衣衾也親身棺曰椑其餘可死乃具也其出有喪備疑喪入必異也孔氏曰出疆朝會也三年之備謂衣衾之裁若其造作死後乃為之天子椑内有水兕諸公椑内有兕諸侯椑親身也其餘椑外屬與大棺等死後乃具

孔子曰共殯服則子麻弁經疏衰菲杖入自闕升自西階共音恭

鄭氏曰共殯服者謂君已大斂殯服謂布深衣苴經散帶垂殯時主人所服共之以待其來也其餘殯事

亦皆具焉子麻弁絰疏屨菲杖者棺柩未安未忍成服於外也麻弁絰者布弁而加環絰也布弁如爵弁而用布也杖者為已病闕謂毀宗也柩毀宗而入異於生也出自西階亦異生也所毀宗殯宮門西也於此正棺而服殯服既塗而成服殷柩出毀宗周柩入毀宗禮相變也孔氏曰主人從柩而歸其家豫共主人殯時所著之服麻弁麻布弁也疏衰齊衰也菲屨麤屨於時主人從柩在路未忍成服唯首著布弁加環絰身着齊衰足著麤屨士禮服杖同時今未成服而杖為已病也柩入宮之時毀殯宮門西邊牆而入升堂之時以柩從外來似賓客就客位升階也於此正柩象小斂後俟於堂也

如小斂則子免而從柩入自門升自阼階斂免從並去聲

鄭氏曰謂君已小斂也主人布深衣不括髮者行遠不可無飾親未在柩不忍異入使如生來反孔氏曰

此未大斂當小斂以後之節子首不麻弁身不服疏衰唯首著免身著布深衣而從柩士禮小斂主人括髮以在外遠行不可無飾故不括髮而免也其柩入之時自門不自闕升自阼階不由西階猶如生也

君大夫士一節也

孔氏曰言上來從柩之儀非但君死於道路為然諸侯與大夫士一等無尊卑之異

○曾子問曰為君使而卒於舍禮曰公館復私館不復凡所使之國有司所授舍則公館已何謂私館不復也孔子曰善乎問之也自卿大夫之家曰私館公館與公所為曰公館公館復此之謂也為云偽切使色事切

鄭氏曰復始死招䰟善乎者善其問難明也公館若今縣官宮也公所為君所命使舍己者孔氏曰卿大夫士之家非君命所使私相停舍謂之私館公館公家所造之館與及也及公命所使停舍之處君所命停舍者即是卿大夫之家但有公命故亦謂之公館方氏曰公館之禮宜隆故復私館之禮宜殺故不復也

○孔子曰諸侯適天子必告於祖奠於禰冕而出視朝命祝史告於社稷宗廟山川乃命國家五官而后行道而出告者五日而徧過是非禮也凡告用牲幣反亦如之朝音潮牲當作制

鄭氏曰祖禰皆奠幣以告之告奠互文也視朝聽國事也諸侯朝天子必裨冕為將廟受也裨冕者公袞侯伯鷩子男毳臨行又徧告宗廟孝敬之心也五官五大夫典庫者命者勑之以其職道而出祖道也聘禮曰出祖釋軷祭酒脯也既告不敢久留牲幣當為制幣制幣一丈八尺孔氏曰按覲禮侯氏裨冕天子受之於廟諸侯視朝當玄冠緇衣素裳今服裨冕者為往朝天子天子將於廟受已之禮乃豫敬之以冕服視朝也告於祖奠於禰是一告此又命祝史告於宗廟山川臨行再告也徧告宗廟五廟皆告也諸侯有三卿五大夫故云五官以屬官大夫其數衆多直云五者據典國事者言之不云命卿者或從君出行或在國留守總主羣吏故不顯言命卿也祖道祭神而后出命祝史告待告徧乃行為先以告廟載遷主

若久留不去則非禮故以五日為限澄曰反亦如之謂親告祖禰又命祝史徧告視朝而入也

諸侯相見必告於禰朝服而出視朝命祝史告於五廟所過山川亦命國家五官道而出反必親告於祖禰乃命祝史告至於前所告者而后聽朝而入

鄭氏曰道近或可不親告祖朝服為事故也山川所不過則不告貶於天子也反必親告祖禰同出入禮孔氏曰諸侯朝服玄冠緇衣素裳諸侯相朝雖亦在廟受降下天子不敢冕服唯著臨朝聽事之服熊氏云此朝服謂皮弁服以天子用以視朝故謂之朝服論語吉月必朝服而朝注云朝服皮弁服聘禮諸侯相聘皮弁服明相朝亦皮弁服此義為勝出不云告祖或道近變其常禮爾反必親告祖禰以明出入之告告不殊也方氏曰為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諸侯之出必告於祖奠於禰反亦如之益事死如事生也而

又及於社稷山川者推事親之道以事神也然於適天子則其禮詳與諸侯相見則其禮畧豈非所見之人有輕重故其禮亦有隆殺與五官如王制下大夫五人是也五廟即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是也

○曾子問曰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乎孔子曰天子巡守以遷廟主行載于齊車言必有尊也今也取七廟之主以行則失之矣當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者唯天子崩諸侯薨與去其國與祫祭於祖為無主耳吾聞諸老聃曰天子崩國君薨則祝取羣廟之主而藏諸祖廟禮也卒哭成事而后主各反其廟君去其國大宰取羣

廟之主以從禮也祫祭於祖則祝迎四廟之主主出廟入廟必蹕老聃云齊側皆切從才用切

鄭氏曰齊車金路老聃古壽考者之號也與孔子同時天子崩諸侯薨則藏諸主於祖廟象有凶事者聚也卒哭成事先祔之祭名也君去其國以廟主從鬼神依人者也祝迎廟主祝接神者也蹕止行者孔氏曰凡祭祀皆乘玉路齊車則降一等乘金路也遷廟主謂新遷廟之主凶事生人自聚今主亦象生人聚集至卒哭之明日以新死者祔祭於祖故祖主先反廟也三年一祫當祫之年則祝迎四廟之主而於大祖廟祭之天子祫祭則迎六廟之主迎四廟者舉諸侯言也主謂木主天子一尺二寸諸侯一尺出廟謂出已廟而往大祖廟入廟謂從大祖廟而反還入已廟主出入之時若在廟院之外必須蹕止行人若主

入大祖廟中則不蹕似壓於尊者也有喪及去國無蹕老聃云結上文從天子崩至必蹕皆老聃所云也

方氏曰行必以遷廟主者以天子之七廟諸侯之五廟無虛主故也廟之有主猶國之有主也崩薨與去其國廟無主者示神人休戚同也祫祭時亦廟無主者以合食示反本也非是四者廟主其可虛乎澄曰遷廟主謂祔禰時所遷昭穆最上之廟一主也在昭廟穆廟之上最尊最親者也君將出行時徧告有廟之諸主又特告此無廟之一主而載之以行也

○曾子問曰古者師行無遷主則何主孔子曰主命問曰何謂也孔子曰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於祖禰遂奉以出載於齊車以行每舍奠焉而后就舍反

必告設奠卒斂幣玉藏諸兩階之間乃出蓋貴命也

孔氏曰以幣帛皮圭告於祖禰遂奉以出以象受命故云主命皇氏云有遷主者直以幣帛告神不將出行即埋之階間無遷主者加以皮圭告於祖禰遂奉以出熊氏云每告一廟以一幣玉告畢若將所告遠祖幣玉行者即載之而去若近親幣玉不以出者即埋之還時以此載行幣玉告於遠祖事畢則埋於遠祖兩階間其近祖以下直告祭而已不陳幣玉也澄曰無遷主謂諸侯受封傳繼未六世者未有當毁之廟故無已遷之主也廟無虛主有廟者不可以其主行主命謂雖無木主但所受於神之命即是主也貴猶重也貴命謂以神命為重其重亦如神主也受封之第二世止有大廟則告大廟而以其幣玉行三世則以禰四世則以祖五世則以曾祖六世則以高祖七世則有遷主矣八世以上遷主不止一主而但以

高祖之父新遷者行也若天子初正傳繼未及八世者亦未有當毁之廟而無遷主其禮益亦如此唯商祖契周祖稷則湯武雖初王而三昭三穆之上有無主也鄭氏曰舍奠而後就舍以脯醢禮神乃敢即安也所告不以出即埋之

○曾子問曰喪有二孤廟有二主禮與孔子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未知其為禮也與音余王平聲

鄭氏曰曾子問此怪時有之孔子以尊喻卑也孔氏曰天之日土之王嘗禘郊社之上尊也尚不可二喪之孤廟之主卑也不二可知澄曰上天之照萬物者唯一日下土之君萬邦者唯一王祫嘗之所尊唯一

大祖禘祭之所尊惟一所自出之帝郊之所尊惟一上帝社之所尊惟一后土所尊之神在上無或有與同者故曰無二上若日若王若四祭之上神皆唯有一而無二況主喪之孤依神之主而可二乎此總明孤與主不可有二之義下文乃述今世所以有二主二孤之由

昔者齊桓公亟舉兵作偽主以行及反藏諸祖廟廟有二主自桓公始也亟起吏切

鄭氏曰偽猶假也舉兵以遷廟主行無則主命為偽主非也孔氏曰亟數也數舉兵南伐楚北伐山戎西伐白狄也言作假主以行而反藏於祖廟故有二主也

喪之二孤則昔者衛靈公適魯遭季桓子之喪衛君請

弔哀公辭不得命公為主客入弔康子立於門右北面公揖讓升自東階西鄉客升自西階弔公拜興哭康子拜稽顙於位有司弗辯也今之二孤自季康子之過也

鄭氏曰靈公先桓子以魯哀二年夏卒桓子以三年秋卒是出公也鄭國君之弔君為之主主人拜稽顙非也當哭踊而已若康子者君弔其臣之禮也辯猶正也孔氏曰出公輒靈公孫也出公來弔春秋不見經者蓋非國之大事故畧而不書鄭國君弔賓主尊卑宜敵故君為主惟君拜賓爾康子但當哭踊又拜非也有司謂當時執事之有司畏康子之威不敢辯正也曾子所問前孤後主答前主後孤者齊桓公之事在前衛君之事在後也孔子答曾子時去桓公已遠二主行之已久故云自桓公始康子正當孔子之

時未知後代行之以否不得云自季康子始但見當時失禮故云康子之過也方氏曰喪有孤則哀之所主廟有主則神之所依二孤則莫適為主二主則莫適為依是豈禮之意哉然後世行之者葢自桓公始之季康子之過也山陰陸氏曰是其過爾非故造端也若朝服之以縞不可以言過

○子游問曰喪慈母如母禮與孔子曰非禮也古者男子外有傅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喪慈平聲與音余

按禮經傳記所言慈母有二有大夫士之子之慈母有國君之子之慈母二者名同而實異大夫士之子之慈母有服國君之子之慈母無服其一大夫士之子有服之慈母者儀禮喪服篇齊衰三年章云慈母

如母者是也謂妾之無子者妾子之無母者父命妾曰女以是為子命子曰女以是為母如是則妾視此子如己親生子事此母如己親母益重父之命故生養之如己之親母死喪之亦如己之親母齊衰三年也據禮經傳所言唯大夫士之妾子有之其適子已無此母矣喪服小功章所云為庶母慈己者但名為庶母慈己者爾不名為慈母也其一國君之子無服之慈母者內則云國君子生擇諸母使為子師其次為慈母其次保母者是也子師擬三孤之師保母擬三孤之保慈母在子師之下保母之上則擬於傅故孔子謂君命所使教子何服之有子游所問益指禮經如母之慈母言夫子所答則以內則如傅之慈母言也下文遂引魯昭公之事鄭氏曰如母謂父卒三年也禮所云乃大夫以下父所使妾養妾子也子游意以為國君亦當然孔子指國君之子言則無服也大夫士之子為庶母慈己者小功父卒乃不服孔氏

曰士為庶母緦以慈已加服小功也士之妻自養其子不得有慈已之庶母熊氏云士適子無母命妾慈已亦為之小功父卒乃不服者謂不服小功仍服緦爾

昔者魯昭公少喪其母有慈母良及其死也公弗忍也欲喪之有司以聞曰古之禮慈母無服今也君為之服是逆古之禮而亂國法也若終行之則有司將書之以遺後世無乃不可乎公曰古者天子練冠以燕居公弗忍也遂練冠以喪慈母喪慈母自魯昭公始也少喪為喪並去聲喪之讀如字

鄭氏曰良善也有司曰古之禮慈母無服振國君也天子練冠以燕居葢謂庶子王為其母公之言又非也昭公年三十乃喪齊歸猶無慼容又不少又安能不忍於慈母此非昭公明矣未知何公也孔氏曰王肅所足家語云孝公有慈母良山陰陸氏曰練冠喪慈母固昭公也昭公十九猶有童心則三十喪齊歸雖謂之少可矣不愛其母而愛慈母何足恠也澄曰為慈母性行良善不忍忘其撫育之恩遂欲為之服一非也有司援正禮以諫止之而公援天子練冠之例再非也凡練冠者本當服而不得服者也按喪服記公子為其母練冠麻衣公子本欲服其母厭於君而不得服故練冠麻衣天子之庶子為王不得服其母故亦練冠彼皆為其親母欲服而不得服故爾慈母本無服即非欲服而不得服者故曰非也一弗忍於慈母初死之時而欲喪之再弗忍於有司既諫之後而遂練冠是以小不忍而亂禮也其練冠以喪慈

母或亦三月而除乎

○曾子問曰下殤土周葬于園遂輿機而往塗邇故也今墓遠則其葬也如之何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史佚有子而死下殤也墓遠召公謂之曰何以不棺斂於宮中史佚曰吾敢乎哉召公言於周公周公曰豈不可史佚行之下殤用棺衣棺自史佚始也棺舊古悲切今如字

下殤八歲至十一也土周檀弓所云夏后氏之塈周也周人用以葬下殤園墓園輿與舁通共以手舉之也機尸之牀也往往就葬也周人葬下殤之禮葢不用棺但以衣斂尸而置之尸牀不用車載衆手舁之

以往曾子問去墓園塗近者可如此若去墓之塗遠則舁尸以往而不用棺不用車可似若不可故問當如之何孔子遂引老聃所言史佚之事以答益史佚曾葬下殤之子而其墓遠方疑於舁尸之不可而召公勸以棺斂于宮中棺斂者謂納之棺中也棺斂於宮中則如成人而載以喪車不舁機也史佚以前未有此禮故有所不敢於是召公為史佚問之周公周公曰豈不可益禮有從權而以義起者墓近則舁機墓遠則棺斂而車載以往雖前時禮所未有然亦無害於義也史佚依周公所言行之自是以後有葬下殤者若墓遠則用棺也棺衣者謂斂以衣又斂於棺也下殤用棺而衣之棺之者益自史佚始前此則衣之而已不棺之也棺字並如字讀鄭注以為下殤不葬於墓而別瘞之於園今從張子之說諸家皆以豈不可為周公不許之今從陸氏之說張子曰墓是墓之園園謂栽植草木處饒曰族瘞必不別之園山陰陸氏曰

豈不可言可也下殤雖不棺斂於宮中即塗遠而欲拘墓近之制是膠也故召公難之周公與焉孔氏曰輿猶抗也機者以木為之狀如牀無脚及簀先用一繩直於中央係著兩頭之橋又别取一繩係一邊材橫鉤中央直繩報還鉤材往還取帀兩邊悉然而後以尸置繩上抗舉以往臨斂時當堲周之上先縮除直繩則兩邊交鉤之繩悉合離解而尸從機中央零落入於堲周中檀弓云堲周葬中殤下殤據士及庶人也若諸侯長中殤適者車三乘下殤車一乘既有遣車即不得堲周輿機而葬也諸侯庶長中殤車一乘則宗子亦不堲周輿機而葬其下殤則輿機其大夫之適長中殤遣車一乘亦不輿機下殤無遣則輿機也王之適庶長中下殤皆有遣車並不輿機士及庶人適庶皆無遣車則中下殤並皆輿機其長殤雖無遣車年既長大不可與下殤同棺斂於宮中載棺而往之墓從成人也

○曾子問曰葬引至於堩日有食之則有變乎且不乎孔子曰昔者吾從老聃助葬於巷黨及堩日有食之老聃曰丘止柩就道右止哭以聽變既明反而后行曰禮也反葬而丘問之曰夫柩不可以反者也日有食之不知其已之遲數則豈如行哉老聃曰諸侯朝天子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奠大夫使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夫柩不蚤出不莫宿見星而行者唯罪人與奔父母之喪者乎日有食之安知其不見星也且君子行禮不以人之親

痁患吾聞諸老聃云烜古鄧切夫音扶數讀為速朝音潮痁始占切

鄭氏曰烜道也變謂異禮巷黨黨名也就道右者行相左也變謂日食也明反明復也已止也數讀為速舍奠每將舍奠行主也不蚤出不莫宿謂侵晨夜近姦寇也安知其不見星為無日而慝作豫止也痁病也以人之父母行禮而恐懼其有患害不為也孔氏曰曾子問葬引至塗值日食則變常禮而停住乎且遂行乎孔子荅以已從老聃助葬遭日食老聃令止柩待日光明返迴而後引柩行按儀禮云吉事交相左凶事交相右今柩行凶事相左者此據北出傳柩在道東北嚮對南嚮行人為交相左也孔子云柩務速葬不可迴返今止柩不行不知日食休已之遲速設若遲晚至夜豈如早行至墓赴其吉辰也老聃言柩見星而行是輕薄人親與罪人同痁患病於危也言不可使人之親病於危亡之患也方氏曰柩不蚤

出不莫宿者慮暗昧之中有不測之患也茍日食而行柩豈異夫蚤出莫宿者乎馬氏曰老聃以止柩聽變為愈於行蓋止則安行則危其行非必犯患也以人之情疑於患也患出於不測則其行不若止也其止非必安也就不得已則見星而行豈若止哉張子曰豫備深思之道也

右記喪之變禮失禮等事凡十章子生有常禮君薨而生則其禮變君薨有常禮在外而薨則其禮變臣之在外而卒亦然孔子言諸侯出一章曾子問師行二章非記喪禮因前章之文而以類附記者有二孤及喪慈母則喪之失禮棺

下殤及遭日食又喪之變禮也

曾子問曰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四請問之曰大廟火日食后之喪雨霑服失容則廢如諸侯皆在而日食則從天子救日各以其方色與其兵大廟火則從天子救火不以方色與兵見賢遍切幾居豈切大音泰

鄭氏曰旅衆也大廟始祖廟宗廟皆然主於始祖爾方色者東方衣青南方衣赤西方衣白北方衣黑方色與兵示奉時事有所討也孔氏曰鄭注示奉時事有所討解方色有所討解兵也周禮有救日之弓不知兵之

細别隱義云東方用戟南方用矛西方用弩北方用楯中央用鼓以日食陰侵陽君弱臣強之象示欲助天子討陰也亦備非常穀梁云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諸侯置三麾陳三鼓三兵大夫擊門士擊柝充其陽也日食是陰之災故象五方之色以兵討陰救天無此義故不用澄曰后之喪謂在前有疾正當諸侯入門之時而崩也

○曾子問曰諸侯相見揖讓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六請問之曰天子崩大廟火日食后夫人之喪雨霑服失容則廢

孔氏曰此大廟君之大廟非天子大廟也鄭氏曰夫人君之夫人澄曰比之旅見天子多其二外則天子

崩内則夫人之喪也謂正當外國君入門之時而天子王后之凶訃至或主國君之夫人薨也

○曾子問曰天子嘗禘郊社五祀之祭簠簋既陳天子崩后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

孔氏曰嘗禘謂宗廟之祭郊社謂天地之祭舉天地宗廟則五祀以上皆在其中下文云當祭而日食則此簠簋既陳不當祭是祭前也鄭氏曰既陳謂夙興陳饌牲器時也

曾子問曰當祭而日食大廟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接祭而已矣如牲至未殺則廢

鄭氏曰接祭而已不迎尸也孔氏曰天子崩后之喪與日食大廟火其禮皆同此日食大廟火牲至未殺

則廢牲至已殺則行接祭其天子崩后之喪牲入雖殺不行接祭以喪事重故也接捷也速也速而祭之不迎尸宗廟迎尸之節有二祭初迎尸於奥而行灌禮灌畢而后出迎牲於時延尸於户外殺牲薦血毛行朝踐禮設腥爛之俎於尸前一也然後退而合亨更迎尸入坐於奥行饋孰之禮二也此不迎尸者於堂上行朝踐禮畢則止不更迎尸入也郊社不迎尸亦此時熊氏云郊社五祀祭初未迎尸前已殺牲無灌故也中霤禮爲俎奠於主乃始迎尸廬陵胡氏曰接祭謂接續行事不徐徐也

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其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酳不酢而已矣飯扶晚切酳音胤

孔氏曰初喪哀戚雖當祭五祀時不待行但五祀外神不可以已私喪久廢其祭既殯哀情稍殺而後祭

也喪雖既殯其祭不得純如吉禮禮宜降殺侑勸也迎尸入奥之後尸三飯告飽則止祝更不勸侑其食使滿常數至十五飯也於時冢宰攝主酳酒酳尸尸受卒爵不酢攝主而已者謂唯行此而已不為在後餘事也天子諸侯祭禮亡儀禮唯大夫士祭禮約之而說天子五祀之祭也按士特牲饋食禮祝延尸於奥迎尸而入即延坐三飯告飽祝侑尸尸又飯至於九飯畢主人酳酒酳尸尸飲卒爵酢主人主人受酢飲畢酌獻祝祝飲畢主人又酌獻佐食此士禮也大夫少牢饋食尸食十一飯而畢則諸侯十三飯天子十五飯

自啓至於反哭五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祝畢獻而已

孔氏曰欲葬之時從啓殯以後葬畢反哭以前靈柩既見哀摧更甚故五祀之祭不行已葬反哭殯宮而

行其祭尸入三飯之後祝乃侑尸尸食十五飯攝主酳尸尸飲卒爵而酢攝主攝主飲畢酌而獻祝祝受飲畢則止無獻佐食以下之事以葬後未甚吉也鄭氏曰既葬彌吉畢獻祝而後止郊社亦然唯嘗禘宗廟俟吉也

○曾子問曰諸侯之祭社稷俎豆既陳聞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自薨比至於殯自啓至於反哭奉帥天子比必利切

鄭氏曰此祭社稷亦謂夙興陳饌牲器時也帥循也所奉循如天子者謂五祀之祭社稷亦然孔氏曰上有天子祭五祀之文今之奉循謂諸侯五祀如天子五祀也諸侯祭社稷其遣喪節制與五祀同按天子

崩后喪諸侯當奔赴得奉循天子者諸侯或不自親奔而身在國或唯據君薨及夫人之喪其嗣子所祭得奉循天子也山陰陸氏曰天子言嘗禘郊社五祀諸侯言社稷畧諸侯也夫夫益畧不復名祭

○曾子問曰大夫之祭鼎爼既陳籩豆既設不得成禮廢者幾孔子曰九請問之曰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君之大廟火日食三年之喪齊衰大功皆廢外喪自齊衰以下行也其齊衰之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酳不酢而已矣大功酢而已矣小功緦室中之事而已矣士之所以異者緦不祭所祭於死者無服則祭齊音咨

鄭氏曰大夫齊衰異門則祭室中之事謂賓長獻士緦不祭然則士不得成禮者十一所祭於死者無服謂若舅舅之子從母昆弟孔氏曰此大夫之祭謂祭宗廟若遭異門齊衰之喪其祭迎尸入室但三飯則止祝更不勸侑至十一飯三飯畢主人酌酒酳尸尸不酢主人大功服輕祭禮稍備祝侑至十一飯而止主人酌酒酳尸尸酢主人主人乃停小功與緦其服轉輕祭禮轉備其祭尸十一飯訖主人酳尸尸卒爵酢主人主人獻祝及佐食畢主婦獻尸尸酢主婦主婦又獻祝及佐食次賓長獻尸常時尸得賓長獻爵則止不舉待獻爵之後尸乃舉爵今既喪殺賓長獻尸尸飲以酢賓賓又獻祝及佐食而祭畢止此尸在室之奧祝在室中北廂南面佐食在室中戶西北面主人主婦及賓獻尸及祝佐食三人皆在室中獻三人畢則止故云室中之事而已矣內喪大功以上廢小功以下不廢按雜記云臣妾死於宮中三月而後

祭此內喪緦麻不廢祭者謂祔祖既陳臨祭之時故不廢也若不當祭時有臣妾死於宮中及大夫為貴妾緦庶子為父後者為其母緦之屬皆不祭曾子歷問至大夫必應及士故孔子廣舉士以語之大夫唯至大功為九而士又加緦小功二等合為十一此亦謂祭宗廟祔祖既陳而值喪也大夫祭值緦小功不辨內外皆不廢祭而禮則小異爾士值緦小功不辨外內一切皆廢祭士輕故為親情得伸也士祭祖禰而舅若舅之子若從母兄弟死者此皆母親已雖服緦而於祖禰則無服祭祀以祖禰為主故不廢祭也

方氏曰位尊則以事而廢禮者少位卑則以事而廢禮者多

右記朝祭有故而廢等事凡五節其故不一非但有喪天子崩后之喪諸侯薨夫人之喪大夫

士三年齊衰大功之喪士小功緦麻之喪九者

則有喪之故也

曾子問曰祭如之何則不行旅酬之事矣孔子曰聞之

小祥者主人練祭而不旅奠酬於賓賓弗舉禮也昔者

魯昭公練而舉酬行旅非禮也孝公大祥奠酬弗舉亦

非禮也

鄭氏曰奠無尸虞不致爵小祥不旅酬大祥無無算爵彌吉孝公隱公祖父澄曰凡吉祭酳尸之後有旅酬旅酬之後有無算爵曾子問凶祭之禮比吉禮減殺若何者不行旅酬孔子謂小祥之祭不行旅酬以

此荅曾子所問之一事爾鄭注因言小祥以前虞祭及奠之二事又言小祥以後大祥祭之一事所以異於吉禮者四事奠酬於賓謂賓以主人所酬之爵奠置於賓席前而不舉以飲也注所云虞不致爵謂致爵於賓即是酬賓之爵非致爵主人主婦者也孔氏曰練小祥祭也奠無尸虞不致爵至小祥猶吉但得致爵於賓而不得行酬酢之事大祥乃得行酬酢而不得行無算爵之事喪事簡畧於禮未備也奠是未葬之前形體尚在未忍立尸異於生虞是既葬之後形體已去鬼神事之故立尸以象神也按特牲禮尸食九飯主人酳尸尸酢主人獻祝獻佐食主婦獻尸尸酢主婦獻祝獻佐食賓三獻尸酌止主婦致爵於主人自酢主人致爵於主婦自酢尸作止爵飲畢酢賓賓獻祝獻佐食致爵於主人主婦主人獻賓及衆賓酬賓獻長兄弟及衆兄弟及内兄弟所謂致爵也賓乃取主人所酬之觶酬長兄弟長兄弟酬衆賓衆

賓酬衆兄弟所謂旅酬也旅酬之後賓弟子兄弟弟子各舉觶於其長賓舉觶酬兄弟之黨兄弟取觶酬賓之黨所謂無算爵也此皆吉禮士虞禮賓三獻尸尸卒爵禮畢無致爵以下之事所謂虞不致爵也小祥賓不舉主人所酬之爵以行旅酬所謂小祥不旅酬也大祥旅酬而不行無算爵所謂大祥無無算爵也漸漸備禮故云禰吉仍未純吉也練祭但得致爵於賓賓不合舉此爵而行旅酬昭公行之故曰非禮大祥得旅酬孝公不然亦曰非禮方氏曰昭公未可為而為之於禮為不及孝公可以為而不為於禮為過過猶不及故皆以為非禮然不及近薄過近厚與其薄也寧厚故於昭公言非禮於孝公曰亦而已

○曾子問曰大功之喪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孔子曰豈大功耳自斬衰以下皆可禮也曾子曰不以輕服而

重相為乎孔子曰非此之謂也天子諸侯之喪斬衰者奠大夫齊衰者奠士則朋友奠不足則取於大功以下者不足則反之與音預為云偽切齊音咨

鄭氏曰饋奠在殯時也曾子怪以重服而為人執事孔子謂於其所為服非謂為人天子諸侯之喪為君服者皆斬衰唯主人不奠大夫服斬衰者不奠辟正君也齊衰者其兄弟士服齊衰者不奠辟人夫也言不足者謂殷奠時孔氏曰下云喪祭謂虞卒哭此稱饋奠謂在殯時奠也曾子之意問己有大功喪可與他人饋奠乎孔子不解問旨謂曾子問己有大功得為大功者饋奠以否故答云斬衰以下皆可言身有斬衰所為者斬衰身有齊衰所為者齊衰皆可與於饋奠故云禮也曾子不解謂為他人饋奠故更問云

若為他人不以輕已喪而重他人䄂為饋奠乎孔子乃言據所為服者饋奠非為他人也以下乃論所為饋奠之事主人悲號思慕不暇執事故不親奠大夫之喪子及家臣皆服斬衰辟天子諸侯之正君不得饋奠服齊衰唯兄弟爾以次差之天子諸侯斬衰者奠大夫用齊衰士應先取大功今先取朋友者以天子諸侯皆使臣奠大夫辟正君故兄弟奠士位卑不嫌敵君故朋友奠朋友僚屬也士之屬官為其長弔服加麻殷奠謂月朔之奠殷盛也有牲牢黍稷盛於常奠用人多朋友不足則取大功以下小功緦麻者奠若又不足則反取前執事人充之

澄曰不以之以與已通太也下章同

○曾子問曰小功可以與於祭乎孔子曰何必小功耳自斬衰以下與祭禮也曾子曰不以輕喪而重祭乎孔

子曰天子諸侯之喪祭也不斬衰者不與祭大夫齊衰者與祭士祭不足則取於兄弟大功以下者與音預

鄭氏曰祭謂虞祔卒哭時曾子怪使重者執事澄曰斬衰之服重於虞卒哭之祭孔子云斬衰以下皆可與執祭事故曾子怪問不大輕其服之重者而重其祭之輕者乎孔氏曰知此祭謂虞卒哭非練祥者以士練祥之祭大功之服已除不得云取於兄弟大功以下者其天子諸侯則得兼練祥也以其練祥猶斬衰與祭也

○曾子問曰相識有喪服可以與於祭乎孔子曰緦不祭又何助於人與音預

相識有喪服謂彼人於己為相識而己有喪服也喪服蓋謂緦麻之服不言緦服而但曰喪服者凡喪服自輕而重則緦麻為始自重而輕則緦麻為終上既問大功小功則此所云喪服為緦服可知也鄭氏曰問己有喪服可以助所識者祭否孔氏曰言身有緦服尚不得自祭己家宗廟何得助他人祭乎孔氏曰此所謂祭蓋吉祭也雖緦麻之輕亦不與山陰陸氏曰據上應云相識之喪緦可與於祭乎

○曾子問曰廢喪服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孔子曰說衰與奠非禮也以擯相可也與音預說湯活切相去聲

孔氏曰廢猶除也言己新說喪服可以與他人在殯饋奠之事乎不問可與吉祭而問可與饋奠者以己新說喪服吉祭禮輕吉凶不相干知決不可饋奠是他人之重者己新說衰凶事相因疑得助奠故問之

也鄭氏曰新除喪服執事於人之神為其忘哀疾故云非禮方氏曰餽奠雖凶事然非己喪也故說衰而與奠為非禮擴相則非行事之正故於禮或可澄曰據曾子所問自大功之喪小功之喪相識有喪服至此廢喪服凡四章同是一時之問文意相承皆是問可以與他人祭奠之事否而夫子所答前兩章不答其問意後兩章乃答其問意曾子初問自大功之喪始者蓋以斬衰服重決不可為人執事疑大功之服稍輕或可與他人饋奠而孔子答以有服之人但可為所為服者奠則知不可為他人矣曾子乃疑小功之服又輕於大功或可與他人喪祭孔子又答以有服之人止可為所為服者祭則知小功亦不可為他人執事矣曾子又疑緦服尤輕於小功或可與所識者之吉祭而孔子又答以不可以上曾子三問於喪服則先大功次小功次緦服由重以漸而輕也於為人則先殯奠次喪祭次吉祭由凶以漸而吉也曾子

旣知有服之人不分重輕皆不可為人祭矣遂疑新除喪服之後或可與人饋奠孔子亦以為不可而但許其可以擯相謂之可也者畧許之而不深許之則不若并擯相亦不為之為得孔疏以廢喪為大祥除服是專主斬衰重服而言然凡喪服皆謂之衰則說衰云者疑是兼重輕之服言也今詳酌人情禮意緫功之喪除服後踰月可與人祭齊斬之喪則須自己行吉祭畢乃可為人執事也

○曾子問曰三年之喪弔乎孔子曰三年之喪練不羣立不旅行君子禮以飾情三年之喪而弔哭不亦虛乎

練者一期之後羣立同羣而立也旅衆也旅行與衆而行也重喪雖已期猶且不與人並立並行恐與人相語而忘己哀親之情又豈可忘己親之哀而哭弔以哀他人之親乎鄭氏曰不羣立不旅行為其苟語

忘哀也三年之喪而弔哭為彼哀則不專於親為親哀則是妄弔也孔氏曰禮以飾情者凡行吉凶之禮必內外相副用外之物以飾內之情故冠冕文采以飾至敬之情麤衰以飾哀痛之情若身有重服而弔他人則為虛虛非飾情也弔哭哀彼則忘己本哀是己服為虛也若心存己哀而哭彼則是於弔為虛也方氏曰羣旅皆衆也傳言獸三為羣禮言五卒為旅則旅衆於羣行者必於道路道路之人衆故以旅言不羣立不旅行以居喪宜與人辨也

○子夏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辟也者禮與初有司與孔子曰夏后氏三年之喪既殯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記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也此

之謂乎辟音避下同與音余下同

鄭氏曰初有司與疑有司初使之然致事還其職位於君周卒哭致事不奪人親不可奪親二者怨也孝也孔氏曰子夏以人遭父母喪卒哭後國有金革戰伐之事無敢辭辟為是禮當然與為當初時有司强逼遣之與孔子引舊記之文辭之君子謂人君也人臣有親喪許其致事是不奪人喪親之心以已情恕人彼此據君許於下也不可奪親謂臣遭親喪若不致事是自奪思親之心故遭喪須致事是不奪情以從利祿孝也此據孝子之身也言人子居喪不可以不致事人君不可以不許也皇氏云夏后氏尚質孝子喪親君事不敢久留故既殯致事還君殷人漸文思親彌深故葬畢始致事還君周人極文悲哀至甚故卒哭而致事方氏曰大夫七十而致事彼以老而不勝事此以喪而不服事也故皆致政於其君山陰陸

氏曰有司從事於法者也

子夏曰金革之事無辟也者非與孔子曰吾聞之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為為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為為上云偽切

鄭氏曰子夏疑金革之事無辟禮當有然伯禽周公子封於魯有徐戎作難喪卒哭而征之作費誓急王事也吾弗知者時多攻取之兵言非禮也孔氏曰周人卒哭而致事則無從金革之禮子夏見周代行金革無辟之事疑其於禮當然孔子謂魯公伯禽有為為之今以三年之喪卒哭而從金革之事者更無所為盡直貪利攻取言吾不知是不得此禮也按伯禽封魯征徐戎時周公猶在此伯禽卒哭者為母喪也

焱曰武王崩之年武庚叛周徐戎應之周公東征定殷亂遣伯禽之國鎮遏東方元年征徐戎蓋此時王室危急伯禽雖有私喪不敢辭辟也

右記喪之祭弔從戎等事凡七章

曾子問曰君薨未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殯反於君所有殷事則歸朝夕否大夫室老行事士則子孫行事

鄭氏曰其哀雖主於君大夫士其在君所之時則攝其事孔氏曰歸殯父母訖反於君所以殯君君未殯則君哀重而父母又喪是親哀亦重君與親哀既半相雖君為尊故恒在君所家有殷事之時則暫歸於

家尋常朝夕則不得歸也朝夕恒在君所之時在家朝夕之奠不可廢大夫尊故室老攝行其事士卑則子孫攝行其事若君既殯君所有殷事大夫士在居所在家朝夕之奠有闕亦攝行也盧氏云人君五月而殯故可以歸殯父母而往殯君若其臨君之殯則歸哭父母而來殯君殯君訖乃還殯父母也澄曰此殷事謂臣之家朔奠及薦新

曰君既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居於家有殷事則之君所朝夕否大夫內子有殷事亦之君所朝夕否

鄭氏曰居家者因其哀後隆於父母殷事朔月月半薦新之奠也內子大夫適妻也謂夫之君既殯而有

舅姑之喪者妻為夫之君如婦為舅姑服齊衰孔氏曰君殯後親死是君喪在前父母喪在後新喪痛甚君殯既訖君所無事故歸於父母恒居於家君喪有朔月月半薦新大事則適君所以哭君若凡常朝夕則不往哭君唯在家治父母喪若臣有父母喪既殯而後有君喪則歸君所父母喪有殷事之時則來歸家常時朝夕則恒在君所也對言之則卿妻曰內子大夫妻曰命婦散言之則大夫是卿之總號其妻亦總名為內子君既殯後而內子有舅姑之喪歸居於家君有殷事之時非但夫往君所內子亦往君所云亦者謂亦同其夫也舉此一條則君既啟及君未殯而有舅姑之喪其禮悉同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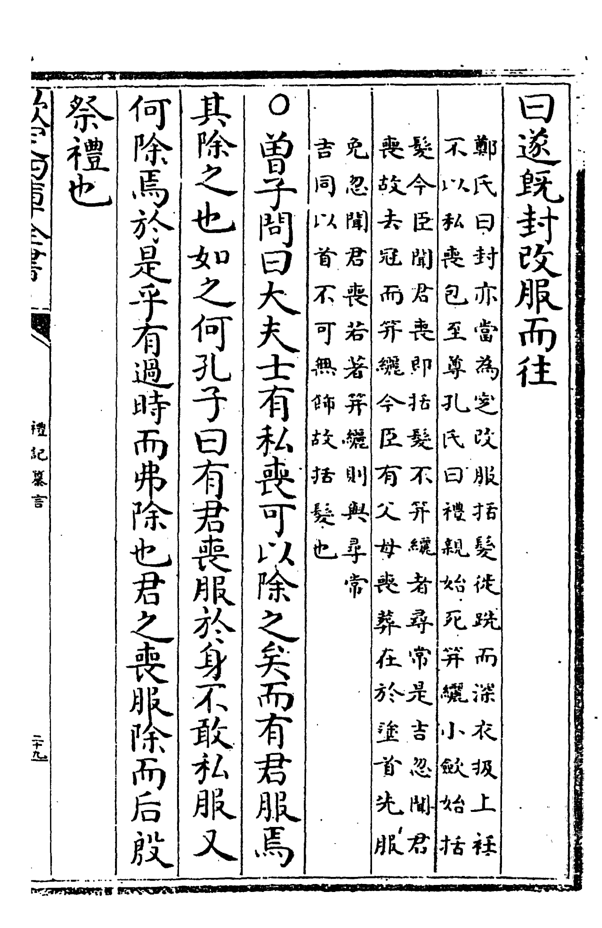
曰君既啟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哭而反送君

鄭氏曰言送君則既葬而歸也歸哭者服君服而歸不敢服私服也孔氏曰歸哭而反往送君葬葬罷而歸不待君之虞祔與卒哭未知臣往君所與否若父母之喪既啟而有君之喪則亦往哭於君所而反送父母葬父母葬畢而居君所

○曾子問曰君之喪既引聞父母之喪如之何孔子曰遂既封而歸不俟子引音胤下同封音窆下同

鄭氏曰遂遂送君也封當為窆子嗣君也孔氏曰君葬在路遭父母喪遂送君既窆而歸窆下棺也不俟子是不待子而先還若待封墳畢必在子還之後故知封當為窆

○曾子問曰父母之喪既引及塗聞君薨如之何孔子



曰遂既封改服而往

鄭氏曰封亦當為窆改服括髮徒跣布深衣扱上衽不以私喪包至尊孔氏曰禮親始死笄纚小斂始括髮今臣聞君喪即括髮不笄纚者尋常是吉忽聞君喪故去冠而笄纚今臣有父母喪葬在於塗首先服免忽聞君喪若著笄纚則與尋常吉同以首不可無飾故括髮也

○曾子問曰大夫士有私喪可以除之矣而有君服焉其除之也如之何孔子曰有君喪服於身不敢私服又何除焉於是乎有過時而弗除也君之喪服除而后殷祭禮也

鄭氏曰孔子以重喻輕私喪家之喪也喪服四制曰門外之治義斷恩君喪服除而后殷祭謂主人也又曰子則否孔氏曰身有君服後遭親喪則不敢為親制服成喪服為重始除服為輕末在親重始之日尚不獲伸况輕末之時而可行乎故云又何除焉殷祭謂小大二祥變除之大祭初為君服不敢為親私除若君服除後乃可為親行二祥祭以伸孝心如今月除君服明月可小祥又明月大祥若未有君服已小祥除君服後但大祥而已適子仕宦者主祭事故待除君服行一祥祭若支子仕宦雖不得除私服其家適子已行祥祭則無復追祭也方氏曰有君喪服於身而不敢私服以義斷恩故也

曾子問曰父母之喪弗除可乎孔子曰先王制禮過時弗舉禮也非弗能勿除也患其過於制也故君子過時

不祭禮也

鄭氏曰曾子問父母之喪弗除以其有終身之憂孔子言先王制禮以為民中過其時則不成禮孔氏曰曾子又疑聖人制變受之期情禮之殺使送死有已復生有節不許人子有不除之喪適子除君服後有殷祭如喪久不葬者比若庶子除君服後無復殷祭是父母之服一生不有除說之事於禮可乎孔子據制答所以不除意言先王制禮各有時節過時則不追舉不追除服者非是不能除改患其過於聖人之禮制也又引君子過時不舉之事謂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怵惕思親故設祭若春時或有事故不得祭至夏則行夏祭不復追補春祭四時之祭過時所以不追者令春雖過明年應復有春故當時則祭過時則不補若適子仕者除君服後祥祭非為感時孝子為存親已伸孝心也存親則前後無異故除君服後

猶得行殷祭也

○曾子問曰並有喪如之何何先何後孔子曰葬先輕而後重其奠也先重而後輕禮也自啓及葬不奠行葬不哀次反葬奠而后辭於殯遂脩葬事其虞也先重而後輕禮也

鄭氏曰並謂父母若親同者同月死自啓及葬不奠務於當葬者行葬不哀次輕於在殯者殯當為賓辭於賓謂告將葬啓期也孔氏曰親同者祖父母及世叔父兄弟父喪在殯先葬母之時從啓母殯之後至葬柩欲出之前唯設母啓殯之奠朝廟之奠及祖奠遣奠不於殯宮為父設奠不奠父者不朝夕更改新奠

仍有舊奠存也重喪所以不奠者務欲輕喪先葬者速畢葬是喪之大事永離宮室不可以不奠也次謂大門外之右平生待賓之處葬柩車出門至此孝子悲哀柩車暫停今為父喪在殯故行葬母之時出門外孝子不伸哀於所次之處遂行而去所以然者父喪在殯為重今為母至次處而哀為輕於在殯者為在殯者所壓不敢為母伸哀除父母之外餘喪其重喪在殯皆為輕喪不哀次反葬奠者謂葬母還反於父殯宮而設奠也辭猶告也謂奠父之後孝子告語於賓以明日啓父殯期節按既夕禮主人請啓期告於賓之後設盥陳鼎饌東牀之屬下乃云祝聲三是告殯之事廣是奠之類故亦先重後輕皇氏云葬是奪情故從輕者為首奠是奉養故令重者居先崇精問葬母亦朝廟否其虞父與母同日異日乎焦氏答云婦未廟見者不朝廟爾母喪亦朝朝也虞當異日澄曰辭於殯不須改殯為賓蓋告殯以啓期既啓乃

遂修葬事

右記君親二親並喪等事凡五章

曾子問曰昏禮既納幣有吉日女之父母死則如之何孔子曰壻使人弔如壻之父母死則女之家亦使人弔父喪稱父母喪稱母父母不在則稱伯父世母壻已葬壻之伯父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為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許諾而弗敢嫁禮也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弗取而后嫁之禮也女之父母死壻亦

如之取音娶

鄭氏曰吉日娶女之吉日必使人弔者未成兄弟父喪稱父母喪稱母禮宜各以其敵者也父使人弔之辭云某子聞某之喪某子使某如何不淑母則若云宋蕩伯姬聞姜氏之喪伯姬使某如何不淑凡弔辭一爾父母不在則稱伯父母弔禮不可廢也伯父母又不在則稱叔父母壻已葬必致命者不敢以累年之喪使人失嘉禮之時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請成昏也女免喪壻之父母亦使人請其已葬時亦致命孔氏曰彼家父死則此家稱父遣使弔也彼家母死則此家稱母遣使弔也此家父不在彼家父亡則稱伯父某子使某伯父某亦不在則稱叔父某子使某此家母不在彼家母亡則稱伯母某氏叔母某氏使某云父母不在不云沒亡則兼沒亡及餘不在也壻之伯父致命女氏必待已葬者葬後哀情稍殺始

兼他事不待踰年者不可曠年廢人昬嫁也不得嗣為兄弟者夫婦有兄弟之義壻免喪之後則應迎婦必須女之父母請者以壻家既葬致命於已壻既免喪所以須請也若女之父母死已葬之後女之伯父致命於男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為兄弟使某致命男氏許諾而不敢取女免喪壻之父母使人請女家不許壻而後别取陽倡陰和壻之父母使人請昬而女家猶有不許者亦以彼初葬訖致命於已故也

○曾子問曰親迎女在塗而壻之父母死如之何孔子曰女改服布深衣縞總以趨喪女在塗而女之父母死則女反迎去聲

鄭氏曰布深衣縞總婦人始喪未成服之服女在塗而父母死則女反奔喪服期孔氏曰女之嫁服士褖衣大夫妻展衣卿妻則鞠衣女在塗聞舅姑喪即改嫁時之服深衣謂衣裳相連前後深邃縞白絹也總束髮也長八寸士喪禮注始死婦人將斬衰者去笄而纚將齊衰者骨笄而纚至將斂齊衰婦人亦去笄纚而髽皆不云縞總文不備也喪服女子子在室為父箭笄髽衰三年今既在塗非復在室故服期但在室之女父卒為母亦三年今既在塗故為父母同皆期也於時女亦改服而深衣縞總反而奔喪

如壻親迎女未至而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男不入改服於外次女入改服於內次然後即位而哭齊音咨

鄭氏曰不聞喪即改服者昏禮重於齊衰以下孔氏曰女既未至壻家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廢其昏禮男女變服就位哭男謂壻也不入大門改其親迎之服服深衣於門外之次女謂婦也入大門改其嫁服亦服深衣於門內之次男女俱改服畢然後於壻家為位而哭皇氏以為就喪家為位哭也女聞壻之父母喪在塗即改服今聞壻齊衰大功之喪入門始改服不聞喪即改服者昏禮重於齊衰以下之喪也此謂在塗聞齊衰大功者廢昏禮若婦已揖讓入門內喪則廢外喪則行昏禮此熊氏之說然曾子唯問齊衰大功不問小功者以小功輕不廢昏禮待昏禮畢乃哭緦與大功及朞畢也此文據壻家齊衰大功之喪若女家齊衰大功之喪皇氏云女不反歸其改服即位與男家親同也此不見喪而改服奔喪禮注云不見喪不改服彼謂不改素冠而著免爾其改吉服而著布深衣素冠者聞喪即改之也

曾子問曰除喪則不復昏禮乎孔子曰祭過時不祭禮也又何反於初

鄭氏曰復猶償也過時不祭以重喻輕也反於初謂同牢及饋饗相飲食之道孔氏曰曾子以初昏遭喪不成禮疑除喪更為昏禮孔子謂祭祀是奉祀鬼神昏禮是生人燕飲祭重而昏輕重者過時尚廢輕者不復可知

○曾子問曰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

鄭氏曰未有期三年之恩也女服斬衰孔氏曰既葬除之者壻於女未有期之恩女於壻未有三年之恩

以壻服齊衰故知女服斬衰方氏曰以其嘗請期故齊衰而弔然未成婦也故既葬而除之

○曾子問曰女未廟見而死則如之何孔子曰不遷於祖不祔於皇姑壻不杖不菲不次歸葬於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見賢遍切菲扶味切

女未廟見歸未三月也廟見之義詳見下章鄭氏曰遷朝廟也壻雖不備喪禮猶為服齊衰孔氏曰婦雖死於已竟然將反葬於女氏之黨故其柩不遷移朝於壻之祖廟祔祭之時不得祔於皇姑廟凡人為妻齊衰杖而菲屨今壻不杖不菲不次菲草屨也不次謂不別處止哀次也唯服齊衰而已女之父母則為之降服大功以其非在家壻已服齊衰期非無主也婦葬女氏以未廟見不得舅姑之命實已成婦而猶

示之未成婦之禮見其不敢自專也

○孔子曰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擇日而祭於禰成婦之義也離去聲

鄭氏曰不息燭親骨肉也不舉樂重世變也廟見謂舅姑沒者祭於禰以婦有共養之禮猶舅姑存時盥饋特豚於室方氏曰不息燭不寢也不舉樂不樂也夜而不寢則相離之思無時而懈日而不樂則嗣親之思無時而散婦人謂嫁曰歸故於廟見稱來婦澄曰以上四章皆曾子問昏禮遺喪之事因附記孔子所言昏禮之義於其后不息燭謂坐以達旦詩云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女子自初生與父母兄弟同處

今將歸于夫家永與其父母兄弟相離故三夜不睡
達旦以為骨月同處止於此時而已故悲傷也婦以
共養舅姑為義生既不獲共養故必廟見以祭如生
之盥饋然然後為婦共養之義完備而無虧欠也故
曰成孔氏曰不舉樂者思已之取妻嗣續其親是親
之代謝感世之改變也舅姑存者於當夕同牢之後
明日婦執棗栗腶脩見於舅姑見訖舅姑醴婦醴婦
訖婦以特豚盥饋舅姑盥饋訖舅姑饗婦更無三月
廟見之事若舅姑既沒昏夕同牢禮畢明日無見舅
姑盥饋之禮至三月之後於廟中以禮見於舅姑其
祝辭吉神稱來婦選擇吉日婦親自執饌以祭於禰
廟以成盥饋之義昏禮云婦入三月乃奠菜是也廟
見奠菜祭禰同是一事若舅姑偏有沒者厥明婦盥
饋於其存者三月廟見於其亡者廟見必待三月一
時天氣改變乃可以事神也盥饋廟見皆謂適婦其
庶婦則不饋共養統於適也以此言之庶婦不廟見

昏禮唯云不饋不云不見則舅姑存者庶婦亦以棗栗腶修見也

○曾子問曰將冠子冠者至揖讓而入聞齊衰大功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内喪則廢外喪則冠而不醴徹饌而埽即位而哭如冠者未至則廢冠去聲饌鋤戀切

鄭氏曰冠者謂賓及贊者内喪同門也不醴不醴子也其廢者喪成服因喪而冠孔氏曰曾子問將欲冠子賓及贊者至門與主人揖讓而入主人忽聞齊衰大功之喪孔子答云若是大門内之喪以加冠在廟廟在大門之内吉凶不可同處故廢大門外之喪則喪在他處猶可以加冠也但平常吉時三加之後設醴以禮冠者之身今既有喪直三加而已不醴之初欲迎賓之時未知有喪醴及饌具既已陳設今忽聞

喪故徹去醴與饌具又埽除冠之舊位使清潔更新乃即位而哭如賓及贊者未至則廢而不冠也

如將冠子而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小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

鄭氏曰及至也廢吉禮而因喪冠俱成人之服孔氏曰未有期日而有喪冠日尚遠不可以吉加冠故廢其吉禮因喪之成服而加喪冠也吉冠是吉時成人之服喪冠是喪時成人之服

除喪不改冠乎孔子曰天子賜諸侯大夫冕弁服於大廟歸設奠服賜服於斯乎有冠醮無冠醴醮子妙切

鄭氏曰酒為醮冠禮醴重而醮輕此服賜服酌用酒尊賜也不醴明不為改冠改冠當醴之孔氏曰曾子

問此人因喪服而冠除喪之後不更改易行吉冠之禮乎孔子引類以答謂諸侯幼弱未冠總角從事至當冠之年因朝天子而天子賜諸侯大夫或弁或冕之服於天子大廟之中榮君之賜歸設奠祭於己宗廟身服所賜之服更不改冠也斯此也於此之時唯有冠之醮法謂行醮以相燕飲無有冠之醴法謂不用醴以禮受服者之身所以然者凡改冠則當用醴今既受服於天子不可歸還更改為初冠禮法然則既因喪而冠不可除喪更改為吉冠也按士冠禮云若不醴則醮用酒醴是古之酒為重酒是後代之法為輕酌而無酬酢曰醮諸侯大夫既受賜服而歸祭告之後使人酌酒以飲己榮上之賜不酬酢也若具改而更冠應必酌醴以醴之今既受賜服而來不改冠故不醴也

父沒而冠則已冠埽地而祭於禰已祭而見伯父叔父

而后饗冠者

孔氏曰孔子既答曾子之問又釋父沒加冠之禮父沒而冠者加冠之後埽地而祭於禰廟已祭而見伯父叔父見伯父叔父之後乃饗冠者鄭氏曰饗謂禮之

○曾子問曰卿大夫將為尸於公受宿矣而有齊衰內喪則如之何孔子曰出舍於公館以待事禮也

鄭氏曰出舍於公館吉凶不可以同處也孔氏曰受宿受宿齋戒也祭是吉喪是凶不可同處所以出舍公館待祭事畢然後歸哭也

○孔子曰尸弁冕而出卿大夫士皆下之尸必式必有

前驅

此承上章孔子荅曾子為尸遭喪之問因附記孔子所言事尸之法自此章至篇終皆因類附記也凡為君尸者服其君之上服上公之君其尸首服九旒之冕侯伯之君其尸首服七旒之冕子男之君其尸首服五旒之冕若君之先祖不為君而為大夫士則尸各服其生時助祭於君之服大夫助祭於君者首服玄冕士助祭於君者首服爵弁故此記云尸弁冕而出而鄭注謂君先祖或為大夫士也鄭氏曰為君尸或弁者先祖或有為大夫士者卿大夫士見而下車尸小俛禮之前驅為辟道孔氏曰士虞禮云尸服卒者之上服君之先祖為士者當著爵弁以助君祭故子孫祭之尸服爵弁大夫助君祭著冕按儀禮特牲士禮尸服玄端少牢大夫禮尸服朝服皆在家自祭之服不服爵弁及冕蓋大夫士卑屈於人君故尸服

父祖自祭之上服人君禮伸故尸服助祭之上服也尸或出於道路卿大夫乘車見尸則下尸當馮式小俛以敬之尸出行必有前驅辟道之人也

○曾子問曰祭必有尸乎若厭祭亦可乎孔子曰祭成喪者必有尸尸必以孫孫幼則使人抱之無孫則取於同姓可也祭殤必厭蓋弗成也祭成喪而無尸是殤之也

鄭氏曰祭必有尸乎言無益無用為厭時無尸祭成喪者必有尸人以有子孫為成人子不殤父義由此也祭殤厭飫而已不成其為人也成喪無尸是與不成人同也孔氏曰曾子以神本無形象何須以生人

象之祭是祭神不祭生人今祭生人無益死者無用此尸為祭初尸未入之前直設饌食以厭飫鬼神如此無尸亦應可孔子以成人有為人父之道威儀具備必須有尸以象神之威儀若年幼在殤人道未備威儀簡畧不足象以不成人故不立尸也祭成人但厭飫而已是將成人與殤同也山陰陸氏曰厭猶禮之有飫也朝獻猶禮之有饗也饋獻猶禮之有食也燕私猶禮之有燕也朝事象朝時事親所進饋食象食時所進然則饗朝食也燕夕事故詩饗言朝而燕同姓成於夜燕私也飫亦私也其異者飫立燕坐飫以顯物燕以合好而已故祭飫私在親燕私在諸父兄弟

○孔子曰有陰厭有陽厭

陰者室之西南隅謂之奥正當牖下不受牖明屋之隱奥處也以其幽闇故曰陰陽者室之西北隅謂之

屋漏正與牖對受牖之明屋之漏光處也又為室之白白光明也以其光明故曰陽厭者但使鬼神食之厭飫而已無尸以食其祭物也鄭氏曰言祭殤之禮有於陰厭之者有於陽厭之者孔氏曰孔子答問已了更起别端辨祭殤之禮其處有異陰厭者適殤也陽厭者庶殤也

曾子問曰殤不祔祭何謂陰厭陽厭

鄭氏曰祔當為備言殤乃不成人祭之不備禮而云陰厭陽厭乎此夫孔子旨也祭成人始設奠於奥迎尸之前謂之陰厭尸謖之後改饌於西北隅謂之陽厭殤則不備孔氏曰曾子不解孔子之旨將謂祭殤始末一祭之中有此兩厭故問云祭成人之時有此二厭祭殤簡畧不備何謂備有陰厭陽厭也山陰陸氏曰據此成人之祭無陰厭陽厭鄭氏謂迎尸之前祝酌奠奠之且饗是陰厭也尸謖之後徹薦俎敦設

西北隅是陽厭也非是按少牢祝酌奠下云用薦歲事所以告之爾非陰厭也徹組設敦几筵納一尊闔牖户所以依神周官所謂蔵其隋者此與非陽厭也庶殤從祖祔食乃有陰厭陽厭即特祭不厭祭

孔子曰宗子為殤而死庶子弗為後也其吉祭特牲祭殤不舉無肵俎無玄酒不告利成是謂陰厭肵音其

鄭氏曰族人以其倫代之不序昭穆立之廟其祭之就其祖而已代之者主其禮自卒哭成事之後為吉祭吉祭用特牲者尊宗子從成人也凡殤則特豚舉肺脊肵俎利成禮之施於尸者不舉無肵俎不告利成無玄酒其無尸及所降也其他如成人此是宗子而殤祭之於奥之禮小宗為殤其祭禮亦如之孔氏曰孔子更為辨云宗子為殤而死以其未成人庶子不得代為之後庶子既不為後宗子不可闕族人以

其倫輩與宗子昭穆同者代之是大宗族人但是宗子兄弟行無限親疏皆得代之宗子存時族人凡殤死者宗子主其祭祀令宗子殤死代為宗子者主其禮也殤死無為人父之道故不序昭穆不得與代之者為父也士祭成人特牲令宗子祭亦特牲尊之從成人之禮也凡殤降於宗子之殤故用特豚熊氏云殤與無後者唯祔與除除服二祭則止此言吉祭祔與除服也吉祭特牲則喪祭之時以其未成人降用特豚祭此殤時以無尸故不舉肺脊肵是尸所食歸餘之俎以無尸故無肵俎利猶養也告共養之禮成祭畢無所可告故不告此三事本主於尸今以無尸故不為故注云此其無尸也祭成人有玄酒重古之義本不為尸設今祭殤禮畧無玄酒是降故注云及所降也此祭於廟與陰闇之處是謂陰厭云宗子為殤而死不顯大小故小宗為殤祭豈亦如之知此是指大宗者小宗無子則絕大宗無子則不絕重適之本

也此云為殤而死不得為後若非殤死則得為後故知是大宗也宗子成人而死得立子孫為後若立兄弟為後則不可山陰陸氏曰此答曾子殤不祔祭蓋如此吉祭是正言吉祭嫌吉時祭從祖祔食也雖曰從祖祔食其異者不與無斯俎無玄酒不告利成爾禮不備下成人也言若此殤然後有陰厭陽厭也然則陰厭猶正祭也陽厭其猶繹與澄按陸氏與注疏異未見其說之果是也姑存之俟識者考焉

凡殤與無後者祭於宗子之家當室之白尊於東房是謂陽厭

鄭氏曰凡殤謂庶子之適或昆弟之子或從父昆弟也無後者如昆弟及諸父也此死者皆宗子大功內之親共祖禰言祭於宗子之家為有異居者無廟者為墠祭之親者共其牲物宗子皆主其禮當室之白

尊於東房異於宗子之殤也室之白謂西北隅得户明者也明者曰陽凡廟在小宗之家小宗祭之亦然宗子之適亦為凡殤過此以往則不祭也孔氏曰凡殤謂非宗子之殤無後者謂庶子之身無子孫為後二者皆祭於宗子家廟之内不敢在成人之處故當室之白按特牲禮尊於户東宗子之殤祭於室奥其尊亦設於室户東今祭凡殤乃尊於東房皆異於宗子之殤也凡殤有二一是昆弟之子祭之當於宗子父廟二是從父昆弟祭之當於宗子祖廟其無後者亦有二一是昆弟無後祭之當於宗子祖廟二是諸父無後祭之當於宗子曾祖廟從父昆弟是宗子大功親昆弟之子昆弟諸父是宗子期親諸父及從兄弟共祖者昆弟及昆弟之子共稱者據士禮適士二廟有禰有祖無曾祖廟若祭諸父當曾祖廟者為墠祭之推此而言大夫三廟無大祖者其祭諸父得於曾祖廟也立大祖廟者曾祖無廟其祭諸父亦為墠

祭之也澄曰室内四隅奥為極尊之處故常祭皆於奥室之西壁以南為上奥尊而屋漏卑凡殤及無後者禮殺故不敢在尊處由奥而北當屋漏卑處也此是辨尊卑隆殺之禮非有取於陽明陰闇之義也凡殤有二其父雖是庶其身乃是適當為小宗子者故得祭無後有二其身雖是庶其父乃是適而為宗子者故亦得祭

○曾子問曰宗子為士庶子為大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祝曰孝子某為介子某薦其常事為云偽切

鄭氏曰上牲大夫少牢貴祿重宗也介副也不言庶使若可以祭然孔氏曰此大夫是諸侯大夫以下文

云宗子有罪居於他國言他國是疏諸侯也宗子是士合用特牲今庶子身為大夫祭祖禰當用少牢之牲就宗子之家而祭以廟在宗子家故也用大夫之牲是貴祿宗廟在宗子之家是重宗此宗子謂小宗也若大宗子為士得有祖禰二廟庶子是宗子親弟則與宗子同祖禰得以上牲於宗子之家而祭祖禰但庶子為大夫得祭曾祖已是庶子不合自立曾祖之廟當寄曾祖廟於宗子之家亦得以上牲宗子為祭也若已是宗子從父庶子兄弟父之適子則於其家自立禰廟其祖及曾祖於宗子之家寄立之亦以上牲宗子為祭若已是宗子從祖庶兄弟父祖之適則立祖禰廟於已家寄立曾祖廟於宗子之家已亦供上牲宗子為祭祝辭孝子某孝子謂宗子某是宗子名介子某介副也介子謂庶子為大夫者某是庶子名宗子薦歲之常事吉神止稱宗子其時庶子身在祭位是大夫就宗子家而祭當云為庶子某今稱

介子某者庶是卑賤之稱介是副貳之義介副則可祭故稱介子張子曰宗子為士立二廟支子為大夫當立三廟是曽祖之廟為大夫立不為宗子立矣然不可二宗别統故其廟亦立於宗子之家方氏曰宗子為正庶子為助故庶子謂之介子内則謂衆婦為介婦亦此義

若宗子有罪居於他國庶子為大夫其祭也祝曰孝子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攝主不厭祭不旅不假不綏祭不配布奠於賓賓奠而不舉不歸肉其辭於賓曰宗兄宗弟宗子在他國使某辭假音嘏綏許垂切

方氏曰四時之祭禮之常也故曰常事用介子之牲而祭則言攝介子某薦言薦之於彼以介子攝為祭

主故言使介子某執言執之於此凡祭皆執而薦之言薦言執互相備爾鄭氏曰此之謂宗子攝大夫厭有陰有陽此不厭是不陽厭也不旅不旅酬也假讀為嘏不假主人也綏周禮作墮不綏祭謂令主人也不配者祝辭不言以某妃配某氏布奠謂主人酬賓賓奠觶於薦北賓奠謂取觶奠於薦南此酬之始也奠之不舉止旅也肉俎也諸與祭者留之共燕辭猶告也宿賓之辭與宗子為列則曰宗兄若宗弟昭穆異者曰宗子而已其辭若云宗兄某在他國使某執其常事使某告孔氏曰旅酬是賓主交歡之始攝主不敢當正主故不旅古者之嘏是福慶之辭唯主人受嘏綏是減毀之名故從周禮墮為正守祧既祭則藏其墮是也主人欲食之時先減黍稷牢肉而祭之於豆間曰綏祭尸與主人俱有綏祭凡將受福先為綏祭辟正主不敢受福故不綏也祝辭直言薦歲事於皇祖伯某不云以某妃配某氏此所陳從祭末以

次至祭初逆陳之以攝主非正逆陳以見義主人酬賓之時賓在西廂東面主人布此奠爵於賓薦之北賓坐取薦北之爵奠於薦南而不舉用以酬兄弟此即不旅酬之事以上文總云主人祭祀自此下更論賓禮有闕也止旅謂止旅酬歸餕也正祭諸助祭賓客各使歸俎攝主不敢饋俎肉於賓也非但祭不備禮其將祭之初辭告於賓與常禮亦别云宗兄宗弟宗子在他國不得親祭故使某執其常事使某告也昭穆異者宗子雖祖父及子孫之行但謂之宗子澄曰厭者殤祭之名此名不施於正祭也而鄭注以祭初饗神於奥為陰厭祭末依神於屋漏為陽厭後儒承其誤陸氏破其説之非是者得之不厭祭葢謂宗子去國庶子攝祭則但祭正統之親不及旁親之殤與無後者爾自攝主至章末皆言庶子攝祭之禮殺於正主也不厭祭以下總言攝主禮殺之事先以此三字發其端乃言不旅酬以至祭初饗神之辭凡四

事皆自後而先逆陳之布奠於賓賓奠不舉以下專言祭賓禮殺之事先以此八字發其端乃言不歸肉以至祭前宿賓之辭凡二事亦自終而初逆陳之也旅酬者祭之將末歸肉者祭之最末饗神者祭之方初宿賓者祭之最初也

○曾子問曰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爵而居者可以祭乎孔子曰祭哉請問其祭如之何孔子曰望墓而為壇以時祭壇大丹切或音善

鄭氏曰有子孫存不可以乏先祖之祀不祭於廟無爵者賤遠辟正主孔氏曰曾子既知宗子有罪居他國庶子為大夫得在本國攝祭但未知庶子無爵在國居者可祭以否故問之孔子許其祭以禮無正文

故云祭哉哉者疑而量度之辭雖有廟在宗子之家然庶子無爵不得就宗子家之廟而祭惟可望近所祭者之墓而為壇以四時致祭也此宗子去在他國亦謂有罪者若其無罪則宗子去國以廟從本國不得有廟也

若宗子死告於墓而后祭於家宗子死稱名不言孝身沒而已子游之徒有庶子祭者以此若義也今之祭者不首其義故誣於祭也

鄭氏曰言祭於家容無廟也孝宗子之稱不敢與之同其辭但言子某薦其常事至子可以稱孝以用也用此禮祭也首本也誣猶妄也孔氏曰孔子上為曾子說宗子身在外此又說宗子身沒謂告於所祭之

墓而后祭於庶子無爵者之家也宗子既死庶子無所可辟當云祭於宗子之家今直云祭於家容宗子之家無廟而於庶子之家祭也宗子所以無廟者宗子無爵不合立廟也又宗子以廟從本家不復有廟也或云祭於家者是祭於宗子之家庶子之家無廟也庶子所以無廟者庶子無爵不合立廟也告神但稱名不稱孝辟宗子也庶子身死其子是庶子適子祭庶子之時可以稱孝澄曰漢初猶有七十子後所記禮百餘篇戴氏禮記多取之此章先記孔子答曾子之言子游以下記者所自言也孔門子游最深於禮徒謂其門弟子也子游之門徒有庶子以此孔子所言之義而祭謂祭先告墓而后於家名但稱子而不稱孝二者之義也若猶云如此也義事理之宜也若義者如此乃合事理之宜記者又謂今有庶子祭者不能如子游之門徒本祖此義故具於祭為誣罔禮之所無是誣罔也方氏曰庶殺於適賤殺於貴禮

之常也庶子無爵則非適非貴故雖可以祭其禮又為之殺焉

○孔子曰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非宗子雖無主婦可也

鄭氏曰族人之婦不可無統孔氏曰凡人年六十無妻者不復娶宗子領宗男於外宗婦領宗女於內昭穆事重不可廢闕必須有主婦故雖年七十猶娶然此謂無子孫及有子而年幼者若有子孫則傳家事於子孫也澄曰因上章有孔子答曾子所問宗子之事故又附記孔子所言宗子一章

○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禮也唯天子稱天以誄之諸侯相誄非禮也長之兩切

鄭氏曰誄累列生時行迹當由尊者天子稱天以其無尊焉諸侯禮當誄於天子也孔氏曰非但賤不誄貴平敵相誄亦不可故諸侯相誄非禮也澄曰誄謂哀死者之辭猶後世祭文哀辭之類鄭注解誄為謚前已言其非矣如魯哀公誄孔子曰尼父何嘗為孔子作謚哉

右記昏冠為尸遭喪等事凡十四章六章正記八章因類附記

禮記纂言卷十五